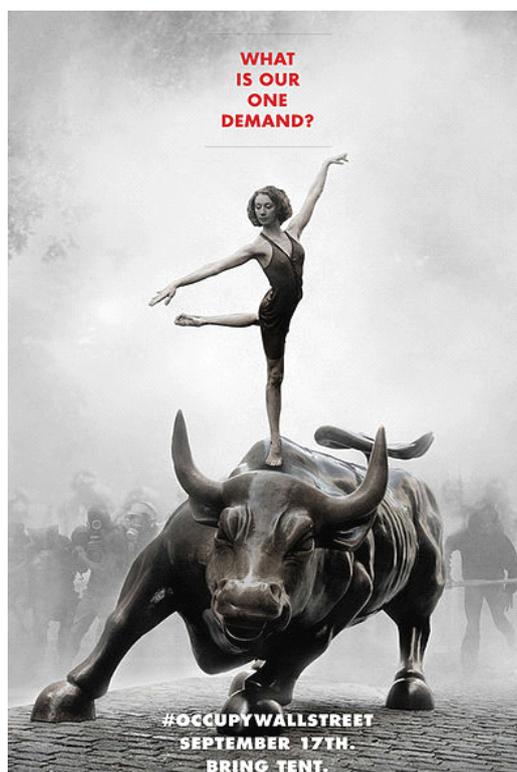


网络舆情专报

网观天下 心怀社会 情系和谐

占领



华尔街

2011年第3期

总 编：张华平

执行编辑：孟强 刘昊辰

发布单位：wSMS@BIT 北京理工大学

网络搜索挖掘与安全实验室

信息来源：<http://www.nlpir.org/>

关于专报说明

网络舆情专报由北京理工大学网络搜索挖掘与安全实验室免费发布,每期关注一个网络舆情热点专题,欢迎各位访问 <http://www.nlpir.org/> 下载或者发送 Email 至 piyu_zhang@msn.com 免费订阅。并欢迎各位将自己感兴趣希望我们追踪的话题发送给我们。

本期执行编辑：孟强 刘昊辰

男,北京理工大学 2011 级硕士生,《网络信息内容安全》课程学员。本期为《网络信息内容安全》课程“网络舆情安全”作业。

总编：张华平 博士

张华平,男,汉族,副研究员,中科院计算所博士,硕士生导师,现任北京理工大学网络搜索挖掘与安全实验室负责人,中国计算机学会高级会员,同时担任首都师范大学兼职副教授,辽宁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市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联盟专家、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特邀评审专家。研究方向为: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检索与信息安全。曾先后获得 2010 年度钱伟长中文信息处理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中科院院长优秀奖、中科院计算所所长特别奖,中科院计算所“百星计划”首批入选者。张华平作为课题组长主持开发了国家 863、国家 242 等舆情相关科研课题十余项,开源汉语词法分析系统 ICTCLAS 的创始人,已经向国内外的企业和学术机构颁发了二十万份授权,网络舆情系统在学术界和产业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微博:
<http://www.weibo.com/drkevinzhang/>



制作过程：

- 1) 通过 ELINT 网络舆情挖掘系统对本次事件进行跟踪采集；
- 2) 在 ELINT 系统内部设置话题跟踪（通过关键词和样本）；
- 3) 编辑对话题跟踪的信息进行编辑、归类总结，选取有用的信息加入日报待选；以便生成日报方便阅读有价值的信息。
- 4) 执行编辑进行二次筛选，生成日报；根据收集的信息，进行分析解读。
- 5) 总编最后审核并发布

目录

一、事件背景	5
二、事件主要进展	6
三、各方反应	8
1.国会两党	8
2.人民群众	9
3.华尔街	9
4.媒体	11
5.名人	12
四、各界评论摘要	13
“占领华尔街”预示美国衰落了吗——投资者报 华强	13
关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五大谣言	21
美国媒体为何对“占领华尔街”失声失焦——北京日报	23
“占领华尔街”折射美式制度危机——经济参考报	27
五、99%与1%	29
六、总编解读	58

一、事件背景

占领华尔街（英语：Occupy Wall Street，或译占据华尔街）是一连串主要发生在纽约市的集会活动，由加拿大反消费主义组织 Adbusters 发起。行动灵感来自 2011 年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尤其是发生在 2011 年埃及革命期间的开罗塔利尔广场周围的集会与示威运动。行动于 2011 年 9 月 17 日开始，当日近一千名示威者进入纽约金融中心华尔街示威，警方更一度围起华尔街地标华尔街铜牛阻止示威者进入。

活动的目标是要持续占领纽约市金融中心区的华尔街，以反抗大公司的贪婪不公和社会的不平等，反对大公司影响美国政治，以及金钱和公司民主、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对法律和政治的负面影响。组织者试图通过占领该地以实现“尽可能达到我们的要求”之目的，具体要求在运动中逐渐产生。

10 月 1 日，类似的集会运动出现在了华盛顿特区、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波特兰、阿布奎基、坦帕、夏洛特、西雅图、丹佛和缅因州波特兰。

目前该运动已发展成“一起占领(Occupy Together)”，蔓延至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各地，并在 10 月 15 日开始全球各大城市串连，亚洲包括郑州、台北、东京、首尔、香港、吉隆坡都有人加入响应。

在 2000 年代后期环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大公司濒临破产，导致美国等许多国家经济萎靡不振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一个位于加拿大的组织——

Adbusters Media Foundation (以宣传反消费主义而闻名, 简称 Adbusters), 提议举行和平的集会活动以占领华尔街, 以此来反抗目前的美国政治领袖在解决经济危机中的不够有作为的表现。

尽管该项活动由 Adbusters 杂志提出来的, 不过实际活动并无具体领导者。来自匿名者的积极行动分子鼓励该组织的成员参与这个活动, 从而使得该运动得以壮大[4]。随后, 包括纽约市大型集会 (NYC General Assembly) 和美国愤怒日 (U.S. Day of Rage) 在内的其他组织也都给予积极响应[6]。

在该活动于 9 月 17 日举行之前, 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民众有抗议的权利, 如果他们想要抗议, 我们将乐于确保他们有举行活动的地点”。

二、事件主要进展

9 月 17 日, 活动开始, 大约 1000 人参加。纽约市警察局的警察根据相关法令, 阻止示威者在某些公共场所竖立帐篷。导致许多经过华尔街的人聚集在百老汇大街与教堂街, 自由大街和 Cedar 街之间的祖科蒂公园里。

9 月 19 日, 华尔街的股票交易市场正常开放。许多大型传媒公司开始报道活动的新闻, 这个活动得到主流媒体的关注。晚上抗议者的数量大约在 150 人左右, 而白天人数更多。

9 月 23 日, 祖科蒂公园, 参加活动的人通过金融中心自由广场在街上继续示威。《卫报》和《纽约时报》都报道了这些活动。

9 月 27 日, 在协议失败后, 数百名来自联合航空公司、大陆航空公司的飞

机驾驶员，与其他一些飞机驾驶员协会（Airline Pilots Association）的成员一起，在华尔街上举行集会。他们身着制服，手举标语行进着高喊“一名驾驶员的价值何在？取决于你们对长远的看法”。

9月29日，旧金山的示威者尝试占领花旗银行和美国大通银行，并想进入 Charles Schwab 金融机构。

10月1日，该示威活动已蔓延至纽约市以外的多个美国主要城市，其中包括旧金山、芝加哥、洛杉矶、西雅图、波士顿和丹佛等城市，纪录片导演麦可·摩尔及奥斯卡影后苏珊·莎兰登亦有到场支持。而在纽约，有超过5000人朝布鲁克林大桥游行，其中数百人行进到人行道和车道上，占领了大桥的一部分，导致交通通行被阻碍两个小时。警察把人群隔离成两部分，包围了一些人，700多人被捕并被多辆巴士运走。剩下的抗议者晚上聚集在祖科蒂公园里。

10月4日，国际金融“大鳄”、量子基金创始人乔治·索罗斯表示，他对于最近从纽约华尔街蔓延到全国的示威抗议活动表示同情和支持。他能理解“‘华尔街’抗议民众心中的愤怒。”目前在波士顿、亚特兰大、丹佛、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和匹兹堡金融区，都出现占领华尔街行动的模仿者。即使在爱达荷州博伊西，一个人口只有20.5万人的小城市，也定于5日举行示威活动。同时，活动组织者开始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包括捷克布拉格、德国法兰克福、加拿大多伦多、澳大利亚墨尔本、日本东京、爱尔兰科克等城市，组织支持活动。

当地时间10月14日，“占领华尔街”示威者庆祝可以逗留在祖科蒂公园时，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多人被捕。

三、各方反应

1. 国会两党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抗议示威天天可见，人们见怪不怪，因而“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起初并未引起美国政坛重视。但美国重量级人物很快便相继表态，不同阵营的观点泾渭分明。

民主党方面，奥巴马公开表示，抗议是美国民众沮丧情绪的反映。美国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但那些把美国拖入危机的肇始者今天仍然反对政府旨在消除华尔街滥权行为的金融监管措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称民众这种自发的行动将产生效果，这代表了民主党的主流观点。

共和党则对运动持否定态度。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坎特将示威者称为“刁民”，担心他们“占领华尔街和更多的美国城市”。共和党总统竞选人之一罗姆尼认为这一运动“很危险”，是“阶级斗争”。另一位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凯恩则说：“别抱怨华尔街，别抱怨大银行。如果你没有工作，你不富有，只能怪你自己。”

两党对“占领华尔街”运动态度迥异，除政党理念差别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12年大选。在民主党看来，“占领华尔街”活动是一个重要机会，可以对国会共和党人施压，迫使他们通过民主党人支持的创造就业等法案，体现中下阶层的利益及诉求。不论这种压力有效与否，都有助于将中下阶层民众及失业人群对政府和国会的不满，转移到大企业及共和党身上，从而改善奥巴马和民主党的选情。

2. 人民群众

布蕾·莱姆比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大四学生): “我们组织这些抗议活动就是要告诉民众,美国目前的体制已经行不通了,必须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的抗议就是要发出草根的声音,让社会来关注这些平日被边缘化的群体,并吸引更多人和媒体的参与。从过去三周的态势来看,成果相当不错”,莱姆比茨说。

詹姆斯·韦瑟比(专程从康涅狄格州赶来的美国州、县、市政雇员联合会成员): “政府对工会所代表的普通人的权益视而不见,一直站在有钱人一边,让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 “我们来就是要告诉大家,改变美国的时候到了,没有工作、经济低迷,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在美国,1%的富人拥有着99%的财富。我们99%的人为国家纳税,却没有人真正代表我们。华盛顿的政客都在为这1%的人服务。” —— 一名“占领华尔街”示威者。

“我们之所以发起本次抗议行动,是因为感觉美国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刻。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无家可归,整个国家都在受伤害,而造成这些后果的那些人却置身事外,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 示威行动发起者、加拿大反主流文化杂志 Adbusters 主编凯利拉森

3. 华尔街

自上月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来,各大银行及其雇员似乎决定对其置之不理,部分人认为充其量这只是一场组织混乱的滋扰活动。

但是,抗议人群很快从曼哈顿一小公园里的区区几百人壮大到遍及二十几个

城市的数千人，并且获得了工会、社会名流以及一些政治家的支持，各大银行对此继续熟视无睹已不太可能。

华尔街一位银行家称，抗议者是“一群懒惰或不称职且牢骚满腹、无所事事的人。”他担心这场运动可能升级为暴力活动。“谁敢说他们不会冲击纽约证券交易所或是向高盛的窗户投掷物品，而后再去抓住一名投资银行家，将其掐死呢？”

一些华尔街雇员起初并不看好这场示威活动，将其视为毫无组织、毫不重要，但是现在他们开始担心，这场运动可能导致美国政府对华尔街施以惩罚性政策，比如提高对富人的征税。

“我感到这场运动会继续发展，”传媒企业 Kekst Co 服务金融客户的合伙人 Robert Siegfried 称，“在这个国家，华尔街仅是一个收入水平和财富分配极为不均的象征。任何低估这场运动的人，对其背后蕴含的力量都存在严重的误判。”

抗议者周二到曼哈顿的富人聚居区示威，这里住着摩根大通 (JPM.N: 行情) 执行长迪蒙 (Jamie Dimon)、知名对冲基金经理人和亿万富翁鲍尔森 (John Paulson)，已经进行到第四周的抗议活动开始聚焦富人区。

高盛集团执行长布兰克梵 (Lloyd Blankfein) 取消了本周在巴纳德学院 (Barnard College) 的讲座计划，因学生已经准备对他的出现进行抗议。

在监管当局对高盛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行为展开调查之后，一些议员和社会活动家将高盛视为贪婪成性的华尔街代表。2006年开始掌管高盛的布兰克梵经常成为民众公愤的对象。

安保公司 Kroll 的高级董事总经理 Richard Plansky 称，抗议活动使该公司负责保护的金融公司高管提高了防范意识。

知情人士表示，纽约市警察局已发出邮件，告知各银行相关抗议活动。警察在邮件中告诉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和美国银行等大型银行在内的曼哈顿业主和居民，抗议者的行进路线及其是否存在任何特别风险等。

一些银行家表示，他们理解大面积失业所引发的民众不满情绪，但也感到自己成为民众攻击的目标有失公平。

4. 媒体

一些媒体和财经部门的评论人士表示尽管这些活动的组织者表示活动是非暴力的，仍然能带给不少纽约人以骚乱的恐惧感。在 The New American 的采访中，来自 Center for the Defense of Free Enterprise 的 Ron Arnold 宣称“美国的种族主义者正在计划举行许多暴动以颠覆我们的社会制度...我在谈论我们国家里反对资本主义的恐怖分子”。保守的 The Blaze 新闻网站，批评美国愤怒日 (U.S. Day of Rage) 参与这些运动，并将之与 1969 年发生的“愤怒日” (Days of Rage) 的暴力活动相提并论。《纽约每日新闻》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抗议者描述为“一群被宠坏的小屁孩” (bunch of spoiled brats) [48]。《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文章写道“持续一周的抗议活动像是一尊半身雕塑像 (意思是失败的)”。电视节目 The O'Reilly Factor 对活动评论道“如果大家把每一项左翼的思想进行实践，那么大家就都陷入灾难里了”。

而对活动持支持态度的自由派媒体也有不少。为 ThinkProgress 写作的部

落客 Zaid Jilani 在文章中表示：抗议者反抗华尔街的愤怒情绪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华尔街的行为使得上千万的人戏剧性地变穷。左翼部落格 Crooks and Liars 的部落客 Susie Madrak 写“我感觉这（活动）可能是对的事情”。不过，自由派的杂志 Mother Jones 对集会活动给予了严厉抨击，9 月 27 日发表的文章强烈批评这个运动缺乏向前进步的清晰信息和策略，该观点是指这些运动在广大美国人之间很难具体实践：“到目前，这更像是一场梦想者们的运动，而非中产阶级想要的”。

而网易等中国媒体头版用红色字体报道美媒失声华尔街：美国媒体一贯唯恐天下不乱的风格，对“华尔街革命”实行低调处理。美国各大主流媒体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轻描淡写。美国媒体，看不到什么“新闻自由”，看不到什么“客观公正”，真正看到的不过是美国媒体基于资本利益、美国利益所一贯严格恪守的“政治正确”而已。

5.名人

电台节目 The Sean Hannity Show 的 Sean Hannity 声称“所有抗议者所说的关于福利的言论都直接来自于总统奥巴马口中”，而 Kimberly Guilfoyle 则称抗议者“绝对没有关注个人生活的目标或动机”。在 Gothamist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批评活动参与者在表达论点时缺乏具体细节。

导演麦可·摩尔反对华尔街时说“他们（华尔街）在尽量拿走我们的民主，并把这个国家变成盗贼统治的国家”。教育家兼作家 Cornel West 针对一些批评者说抗议者缺乏具体的目标时表态说“把针对华尔街贪婪的焦点概括成一两种具

体诉求是很难的，我们谈的是民主的觉醒”。加拿大作家娜欧米·克莱因支持示威者时说“现在不是解散刚诞生的反对金钱权力运动的时候，相反人们应该去加强它、支持它和帮助它使之产生巨大的能量。面临许多困难，我们承担不起犬儒主义 (cynicism)”。

饶舌嘻哈歌手卢普·菲亚斯科为活动者捐助了帐篷和移动音响器材，他还写诗以激励抗议者。喜剧演员 Roseanne Barr 在活动的第一天对示威者对话时，她把华尔街金融家说成是“使我们经济下降并导致世界产生各种问题的人”。奥斯卡影后苏珊·莎兰登对集会者说道“我来这里是来接受教育的……我们国家的富人与穷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其他支持活动的名人还有：Russell Simmons、Anti-Flag、萨尔曼·鲁西迪、玛格丽特·爱特伍、诺姆·乔姆斯基和电台司令。

10月4日，国际金融“大鳄”、量子基金创始人乔治·索罗斯表示，他对于最近从纽约华尔街蔓延到全国的示威抗议活动表示同情和支持。他能理解“‘华尔街’抗议民众心中的愤怒。”

四、各界评论摘要

“占领华尔街”预示美国衰落了吗——投资者报 华强

就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遭遇主权信用降级后，华尔街出现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经济不振、民心不稳，在远隔万里的很多中国人看来，这个昔日风光无限的全球经济强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制造者，现在依然还是个动荡、或称得上糟糕的国度。他们甚至憧憬2016年中国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从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开始聚集、驻扎在美国纽约华尔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园算起，“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延续一个多月，甚至有蔓延全球之势。

而当10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推行的新刺激经济计划——“美国就业法案”（该法案的核心就是创造就业机会和向富人征税，正符合“华尔街占领者”的诉求），遭到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的封杀后，他们依然很“安静地”游行、示威。

与“华尔街运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近公布的一系列美国经济数据，大多数则好于市场预期。如9月份非农就业、新屋开工、零售销售等数据，均显示出美国经济复苏态势较为明显。

10月19日，美联储(Fed)公布的最新一期褐皮书报告显示，与此前的调查结果相比，Fed所有12个辖区的经济活动继续增长。

一双鞋子大小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的脚最清楚。一向扮演刺激政策急先锋角色的美联储，日渐变得“温和”起来。这也表明，所谓美国经济疲软复苏乏力，其真实面貌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糟糕。

真实景象：经济数据改善

全球经济会否二次探底，是一个未知数。但在全球经济动荡之际，就武断地认定美国也将陷入衰退，有些言过其实。

例如朝鲜媒体所指出“资本主义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更多是激进的民粹主义，自然不会引来多少附和者；但一些专家名流，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美国知名智库克莱蒙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克·贺普林，也不停拉响美国衰退的警报，则很能混淆视听。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前局长、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也公开宣称，美国经济复苏丧失动力，有 50% 的可能性会滑入一个新的衰退周期。

经济学者全面唱衰美国。只不过，值得警惕的是，唱衰最响者，正是他们自己。

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今年 4 月份，就大肆宣扬一个观点：美国时代结束，中国时代将近。并且还言之凿凿地给出了一个具体日期：2016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经预测，按货币购买力实值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 2016 年将超过美国。

世界格局真如他们所预想的吗？并不见得。

从美国新近公布的 9 月份各项数据观察，多项数据均有不错的表现：

10 月 19 日，美国商务部公布 9 月新屋开工数，其年化月率上升 15%，创 17 个月(2010 年 4 月以来)最大增幅，新屋开工总数年化达到 65.8 万户，远远高于市场预期；

10 月 17 日，美联储公布的 9 月工业产出数据显示，工业产出月率上升 0.2%，为连续第 5 个月上升。对此，经济学家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工业产出数据连续 5 个月上升，将成为制造业继续增长的迹象。他们认为，占工业产出约 75% 份额的“制造业产出”可能已经脱离了长期缩水状态。

如果以 2010 年~2011 至今 7 个季度的数据观察，美国各项经济数据不仅不能算糟糕，甚至可以说亮色不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微博)日前表示，除了失业率之外，美国经济的其他指标恢复不错。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从 2010 年初至 2011 年 10 月 19 日，美股道琼斯指

数从 10584 点涨到 11504 点，尽管涨幅微弱 4%，但全球股市在此期间表现均不佳，像 GDP 同比增幅近乎美国 3 倍的中国 A 股，上证综指则在同期下跌了 27.7%。

这也难怪国人都心存疑问：为什么美国看起来很乱，但股市却在上涨；而中国虽然没有大的经济波动，股市却连续下跌，甚至不如发生美债、欧债危机的国家。

答案或许只有一个：过度放大美国衰退论，同样是别有用心。

最大悬疑：无就业复苏

当然，美国的经济不是没有问题。美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

当地时间 10 月 15 日傍晚，上万名示威者在号称“世界十字路口”的纽约时报广场举行大规模示威，这也是至今为止人数最多的一次。

据外媒报道称，抗议人群中大多数是失业失屋的年轻人。显然，正是因为没了工作，他们才有“占领华尔街”的时间与“闲情雅致”。

在美国，失业率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也是每个月最先发表的经济数据。一直以来，它被视为一个反映整体经济状况的指标。美国劳工部 10 月 7 日公布数据显示，9 月失业率连续第三个月持稳于 9.1%。

从 2009 年 7 月美国官方正式宣布，金融危机结束，经济步入复苏期至今已两年，期间有四个季度的 GDP 年率环比数值在 3% 以上，但遗憾的是，就业状况未像 GDP 那样复苏，其失业率水平长期在 9% 以上。也正是因为如此，在

衰退论者眼里，无就业复苏等于空头支票。

今年9月，美国共新增就业岗位10.3万个，其中大约有4.5万个是8月份罢工的电信行业员工重新返回工作岗位。自5月份以来，美国每月平均新增就业岗位7.2万个，远低于此前7个月16.1万个的平均水平。

只是，相比2009年底高位时10%以上失业率，目前的失业率水平略微下降，但降幅太缓太小。关键是目前还看不到一条解决之道。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描述GDP变化和失业率变化之间存在的一种相当稳定的关系的定律，即奥肯定律。这一定律认为，GDP每增加2%，失业率大约下降一个百分点。今年前两个季度，经季节调整后美国GDP年率分别为1.8%、1.3%，三、四季度即使有温和的环比增长，经济增长仍然缓慢，失业率的降低速度实在很难加快。

目前的就业难题，严格说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近十年来，美国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开始全球化配置，同时制造业逐步外移，导致了就业岗位进一步流失。

无独有偶，中国9月GDP的增幅也恰巧是9.1%。一个是经济增长的数据，另一个则是经济发展中失业人口比重。都是9.1%，但这也恰恰成为两国矛盾的催化剂，并在其中大做文章。

理性思辨：难陷二次衰退

有失业率拖后退，但并不意味美国经济就会二次衰退。

可能有人会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轰轰烈烈干了一个多月，并在全球蔓

延，美国经济或许就此衰退。

但如果细看一下这些“占领者”的标语、口号，你或许会觉得诧异。现场影像显示，在一幅被举得最高的大旗上，上部写着“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中文译：革命的一代），下面是“DEBT IS SLAVEVRY”（中文译：债务奴役），还有一些标语，则是“超级富翁，你们就要完蛋了”、“公司、银行、政府应该承担责任，停止让我们为你们的错误买单”之类。

抗议者们慷慨激昂，却没有明确的诉求，他们呼吁的，更多还是“体制”、“制度”，“公平”、“公正”。并没有针对经济方面具体的诉求。

而作为反映制造业在生产、订单、价格、雇员、交货等各方面综合发展状况的晴雨表——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是全美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最重要的一部分。该指数在今年前9个月中，低值为56.5%，高值超过70%，大部分月份都是在60%以上。显然，从制造业的景气程度来看，目前的美国经济成长并不疲软。

正如亚特兰大联储总裁洛克哈特10月18日表示，近期经济指标改善的情况鼓舞人心，美国经济不太可能再次陷入衰退。他称，美联储是否采取新一轮购债计划，“这取决于是否出现经济开始衰退、通缩压力和严峻的失业增加形势，而目前我们尚未面临这种局面。”

美国“股神”巴菲特也坚定地认为，美国经济不会出现二次探底。他7月8日在接受彭博社的一次采访时表示，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最终复苏，美国就业将实现增长。他称，就业岗位增长必然伴随着需求，目前美国大部分领域已经出现就业需求，但建筑业还没有，而“一旦建筑业开始复苏，美国将面临大范围的就业

岗位回归。他预计失业率有望在未来几年内降到6%。

“尽管不清楚复苏会以何种速度实现，但目前看不到任何二次探底的信号。”

巴菲特说。

毁誉参半：缘起党派之争

9.1%的高失业率需要政府扩大开支创造就业机会。

但奥巴马过去几周四处游说推销的“美国就业法案”，最终没有得到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的点头。46名共和党参议员和两名民主党参议员投票反对该议案。

这项总价值4470亿美元的就业法案被奥巴马认为对恢复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其中包括给美国工人的社保收入减税等措施，总价值2700亿美元；投资175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和失业者的救助等。

美国会共和党人反对该议案增加刺激经济的开销，并给百万富翁加税5.6%，并使该议案最终未能达到克服共和党人封杀术所需的60张支持票。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实际上背后隐藏的是党派利益之争。

2012年是美国大选之年，无论现任民主党总统推出一个什么法案，共和党人都有可能抵制。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借经济问题帮助他们掀翻奥巴马总统，无疑是共和党的一次机会。

共和党之所以对该法案说“不”，显然不排除明年选战的关系，大选对于两党来说意义重大，共和党显然不希望在选举前看到失业率下降、经济增长等明显会对现在的执政党民主党更有利的迹象。

参议院票决当天，奥巴马在匹兹堡对工会工人说：“我想他们将很难解释他

们为什么对这个议案投反对票，除了因为它是我提出来的。”看来，他说对了。

因为二战以来，美国还从来没有一个总统能够在失业率高达 9% 的时候成功连任。这一点，奥巴马很清楚。

经济霸主：并不是纸老虎

虽然对不同工业国家在近年爆发的近乎史无前例的衰退中的相对表现进行最终评估还为时尚早，但进行初步评估并不算太早。在英国《金融时报》专栏文章中刊登的这份评估结果显示：美国领跑经济复苏。

别看美国的共和党政客、众多金融分析师，甚至一些经济学家，几乎每天都在发出“末日警告”，甚至美联储、美国政府，也时不时“唱衰”自己，或许这只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回旋余地。

9 月份美国经济数据得到较大幅度改善，但 10 月 19 日美联储发布的褐皮书，一方面不否认经济活动在继续增长之后，后又特别指明，经济增长的步伐仅仅是温和或者轻微，前景很不确定。

其实，按照《金融时报》的观点，从 2007 年或 2008 年衰退之前的那个峰顶季度到衰退低谷的产出下降，以及随后的复苏，就可以发现美国无疑是赢家。美国产出下降略低于欧元区、英国或日本，而复苏则有力得多。在这四个主要经济体中，只有美国的产出复苏至超出衰退前峰顶的水平。

尽管发了那么多钞票，但美国的 CPI 并没有特别离谱。当然，这得益于他们拥有的全球货币铸币权。

今年二季度以后，其 CPI 进入到“3”区间，其解释称，特殊的通胀威胁主

要来自发达世界以外产生的外部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其实，这也未尝不是美国经济增长开始变得强劲的信号之一。尽管他们自己不愿意承认。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通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表示，美国是面临严重问题，像公共债务、薄弱的中等教育、政治僵局等等，但是，应该记住，这些问题只是全局的一部分，“总体说来，假以时日就能得到解决。”

法新社 10 月 20 日报道，“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日前在访问华盛顿时指出，美国经济虽然面临困境，实力仍然强大，但“美国最终必须与中国分享其显著地位”。很早以前，他就说过，中国将与美国展开激烈竞争，但在本世纪上半叶，中方不可能在整体实力方面超越美国。

现在，“占领华尔街”的游行示威还在继续。但这根本不能左右美国的复苏。喊几句口号，老虎还是老虎，他变不成猫。

关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五大谣言

“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提升成为了一场关于美国经济不平等的辩论。如何能够解释媒体在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的突然间的爆炸性报道，这些报道都是在讨论关于保护共和党领地的的问题。媒体仍然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此次日益高涨的运动。这到底是一次自由茶会，还是走火入魔的马克思主义，抑或是华尔街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或者是嬉皮士聚会？

对于此次抗议的报道已经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示威者已经露营在了市中心，而人们想要弄明白那些环绕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诸多谣言。

有言论称，抗议者是想要推动支持暴力和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而事实上

是，许多抗议者是正在找工作的人，是学生和那些没有充分就业的人员。而那些被了解到的，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们并没有想要推翻民主的想法。

也有人认为，大多数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们并不知道他们所要抗议的是什么。确实，“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成为了一个大熔炉，这里汇聚了那些环境保护论者、反战和平抗议人士，以及维护工人权利的抗议者。但是，抗议者们同时也拥有一致性反对的问题，即1%的超级富豪占有将近40%的社会财富。抗议者们找到华尔街，并将其作为他们的阵地，并不是一场意外。那些大银行家要为制造出的泡沫负责，这些泡沫导致了经济的不景气和高失业率的发生。

而且，诸如在几周前被美国银行驱逐的消费银行业务主管普利斯(Joe Price)和全球财富与投资管理主管科劳切克(Sallie Krawcheck)这些失败银行高管们却继续获取令人瞩目的奖励。他们的离职补偿总计达到了1100万美元。而去年，美国银行损失了140亿美元，该行同时宣布将每月收取借记卡持有者5美元的费用，同时取消了大量的抵押贷款。

问题的本质在于，人们并不需要成为全球金融阴谋专家就已经很清楚问题出在这里。

还有言论认为，此次抗议活动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自由茶话会。事实上，“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像一次茶话会那样关注美联储赤字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债务。但是，抗议者们并没有责怪政府。考虑到银行和企业利润在过去的十年里在美国创造出的泡沫，美国财政部只能通过税收来弥补。一旦泡沫突然爆发，就会使得政府破产，同时将民众推入永无止尽的长期债务负担中，而这一代年轻的抗议者们就需要为每年的赤字而买单。

这听起来可要比茶话会糟糕得多了。而且那些抗议者们对于美国如何进入债务困境拥有更多复杂的观点。

还有言论称，“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是带薪的，他们是为了重新选举奥巴马而上演的此次运动。事实上是，没有人为此次运动支付薪水。许多抗议者已经牺牲了到明年三月份的收入。而且，几乎每一名接受访问的抗议者都有表示对奥巴马的不满，他们叙述了奥巴马是如何迎合华尔街的利益的。

第五种谣言认为，抗议者们都是一些伪君子。他们说自己仇恨银行家，但是他们都是银行的庄家。他们从大企业手里购买银行股票，但是他们却出现在麦当劳餐厅。确实如此，“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们确实从美国公司那里购买了产品和服务，但是这就能证明抗议者们是伪君子吗？考虑到大多数的抗议者们并不反对银行，他们是反对银行的种种错误的行为，诸如取消抵押贷款，以及不公正的补偿金。他们也不是要反对紧急救助，他们只是想要拥有与业主同样的机会。假如他们在祖科蒂公园种植南瓜，假如他们自己制作衣服以及所有在信用合作社的库存的话，他们是否会少一点伪善呢？而可笑的是，通常情况下，人们需要有一份工作才能够加入信用合作社。

美国媒体为何对“占领华尔街”失声失焦——北京日报

自9月17日以来，一场名为“占领华尔街”的游行抗议运动在美国愈演愈烈，波及上千美国城市，声势日益浩大，加入抗议的社会组织和民众日益增多，政治诉求十分明确：改变美国不公平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美国人民已无法忍受长期被资本操控的命运。

但奇怪的是，这场席卷全美国的抗议风暴却被美国媒体“忽略了”。一反他们一贯唯恐天下不乱的风格，实行低调处理。美国各大主流媒体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轻描淡写，与他们在别的国家发生类似事件时的表现完全迥异。当自己家爆发了“华尔街革命”的时候，美国所谓的“新闻自由”哪儿去了？

现实情况是，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走上街头，呼喊“我们代表99%”、“华尔街需为一切危机负责”、“将金钱踢出选举”、“要工作，不要战争”、“现在就革命”、“重塑美国”等口号，目标直指华尔街毫无节制的贪婪、美国政府不负责任的放纵，以及民生维艰的萧条现状。示威者将不满的怒火喷向深陷贫富悬殊、金权交易、党派恶斗、战争泥淖的美国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体系。他们坦言，“组织这些抗议活动就是要告诉民众，美国目前的体制已经行不通了”；而活动发起者则将其与“中东北非革命”相提并论，明确表示“跟我们在埃及、希腊、西班牙和冰岛的兄弟姐妹一样，我们计划使用群众占领这一革命战术，恢复美国的民主”。对于这些人，美国警方不仅戒备森严，多次进行大规模拘捕，还使用喷射辣椒水，甚至发生暴力冲突。

美国媒体在不得不说的窘境下，把“占领华尔街”运动描述为“小打小闹的街头话题”，说什么是乌合之众，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缺乏明确的政治诉求。总之一句话，不值得关注。在他们眼里，示威者是一些“只考虑眼前利益的肤浅之辈”，是一群“无所事事、痴心妄想的傻子”，警方拘捕700多名示威者只不过是因为“交通占道问题”，完全不应受到批评。如果发生在别国，拘捕几个人就是暴政，就是残酷镇压了。明明美国大众已经对制度完全失望了，美国媒体却说这套制度没出任何问题。

一直以来，美国媒体对别国的群体事件极为关注。一有风吹草动，在第一时间就开动全部舆论机器，不惜版面、频道、时段，不惜添油加醋、造谣抹黑、移花接木，越乱越令他们亢奋。在他们的报道中，别国的示威者往往是政治诉求明确而正当，手段和平而合法，政府和警方的行动则往往是无视人权的镇压和屠杀，钳制民主自由的反动举动，等等。美国媒体热衷于插手别国事务的这种表现，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常识”，但很明显，好像这并不适用于美国自己。

不仅美国媒体在内外事件的报道上表现虚伪，美国不少政客同样惯于使用双重标准。如果其他国家发生类似的“占领运动”，美国这些政客无不会祭出民主、自由、人权等口号，摇旗呐喊、说三道四，借机牟利。但对待本国民众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些政客却又是另一副面孔。在他们嘴里，示威者是一群“失败者”，是“刁民”、“暴徒”，“这是一场危险的阶级战争”。虽然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其他民主党人士对抗议人群表示出一些同情，但个中颇有安抚意味，更多的是出于维护自身党派利益和近期选举考量。从各种声音中不难发现，两党对华尔街的偏向和袒护异曲同工，并没有人真正倾听广大民众的抗议诉求。

美国媒体完全无视本国积重难返的制度弊病和日趋激烈的社会矛盾，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政治正确”，令全世界再次见识了美国新闻舆论生态的真面目。在资本当家做主、资本说了算的美国政治经济制度之下，各类媒体完全沦为资本的奴隶，成为供利益集团驱使的工具，而华尔街作为金融资本的大本营，从来都是媒体的老板，而不是受媒体监督的对象。美国媒体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表现，深刻揭露了其为本服务的本质和功能，戳破了美国所谓“新闻自由”、“客观公正”的假面具。要知道，华尔街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和金融体制的象征，很

明显，“占领华尔街”就是要对这个制度和体制发出抗议，美国媒体怎么可能为此助阵？

实际上，美国媒体一直是美国资本利益和政治经济制度的鼓吹者和捍卫者。他们把美国制度描绘成普适的、终极的、不可逾越的，而对资本和军工财团操控政治、纵容欺诈、权钱交易闭口不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泡沫破灭，但美国媒体却从未对华尔街的罪恶和自己国家存在的制度性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反而不断地进行各种辩解制造谬论，自夸美国永远强大、信用永远 3A，不惜大印钞票、以债养债、打肿脸充胖子，一方面坚定地维护和巩固华尔街资本的利益，同时不断地将国内问题和责任转嫁栽赃到其他国家身上。一贯标榜自己监督政府、守望社会的美国媒体，自始至终没有发出过有价值的调查和拷问，反而不断地为华尔街和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此次“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兴起，直白地将美国政治经济制度弊病和社会深层次矛盾揭露在世界面前，但面对资本利益，美国媒体惟有不敢触及、不愿触及、无法触及，这是由其鲜明的本质立场和根本功能所决定的。说白了，美国媒体是端人家饭碗，就给人家打工卖命，就服人家管。

一段时期以来，国内有一些人对美国所谓的“新闻自由”羡慕赞赏、顶礼膜拜，新闻界有一些人也将其视为样板，鼓吹引进照搬过来。事实上，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完全是另一套标准：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从拉萨“3·14”事件到乌鲁木齐“7·5”事件，从人民币汇率到中美贸易，从南海问题到对台军售，从社会稳定到互联网管理，美国媒体不断在有关的中国话题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事端，甚至不惜导演无聊的“行为艺术”，并加以放大。

而华尔街成千上万人喊着“革命”口号上街的大规模抗议,却在美国媒体那儿沦为不值一提的“八卦话题”。这里头看不到什么“新闻自由”,看不到什么“客观公正”,真正看到的不过是美国媒体基于资本利益、美国利益所一贯严格恪守的“政治正确”而已。这难道不是活生生的教材吗?

一场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其后发生的故事告诉我们,华尔街资本泡沫破灭了,美元霸权地位破落了,美式制度神话破产了,西方自诩不可动摇的价值观也动摇了。对于中国新闻媒体来说,就是要认清所谓西方“新闻自由”的极端虚伪性,打破西方媒体垄断国际舆论传播秩序的现状,打破西方媒体营造的新闻“铁幕”和“鸿沟”,让中国的声音在全球化时代和世界媒体竞争中愈发响亮。

“占领华尔街”折射美式制度危机——经济参考报

纽约“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进入第四周,这场运动正以燎原之势演变为美国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社会运动。“占领华尔街”凸显的不仅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危机,更折射出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深层次的制度性危机。

参与“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的人们尽管身份不同、诉求不同、职业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发出要“占领华尔街”的口号,向代表美国金融垄断利益集团的华尔街宣战。事实上,华尔街是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缩影,是华尔街将美国缔造为强大的金融帝国。它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本,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其本身也伴随着美国经济发展而成长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心。华尔街决定着场外金融衍生产品的运行机制、定价权等全部运行生态,而它也通过畸形的分配机制,从全球攫取了巨额财富,造成巨大的财富分配不公。

其实，美国当前的所有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金融问题、债务问题和政治问题，都与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密切相关。在过去的 20 年中，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经济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这是理解当今全球经济金融的核心问题，也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代大背景。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最大的特征就是金融资本自由化和金融扩张。美国利用发达的金融体系导致大量资本在股市、汇市、债市、期市以及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循环流动、放大杠杆。据初步统计，如果将美国危机前所有的金融资产（包括担保债务凭证 CDO、信贷违约掉期 CDS、各种金融衍生合约以及可以交易和转让的各种资产等）价值都计算在内，未到期虚拟资产总额达到 400 万亿到 500 万亿美元。而美国的 GDP 只有 12 万亿到 14 万亿美元。按照流量与存量的关系，美国 12 万亿到 14 万亿美元国民收入形成的资产价值达 400 万亿到 500 万亿美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已经完全脱节。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特别是 80 年代后的几十年里，随着经济体制的重心从生产转移到金融，美国经济和全球资本主义快速金融化。从经济的金融化再到金融的社会化，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美国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根据福布斯数据，金融危机之前的 2007 年，美国福布斯 400 主要财富来源于金融，其比例升至 27.3%，而金融和地产合起来达到 34%，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最富有 400 人，其财富主要源自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这 400 人的财富几乎等于美国社会底层一半人口，大约 1.5 亿人口的财富总量(1.6 万亿美元)，而与之相反的是，90%的美国家庭的收入从 1973 年开始几乎就没有增长，财富分配越来越失衡。不仅如此，富人在精英化过程中

占据特权收益，甚至控制选举，使政治沦为为自身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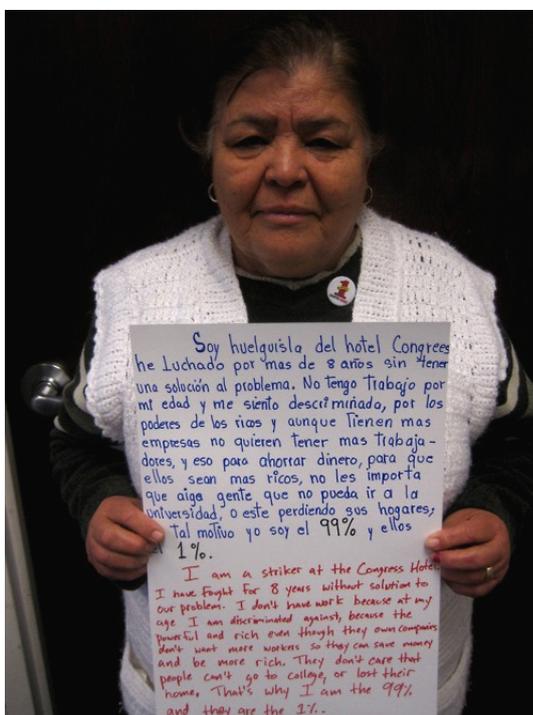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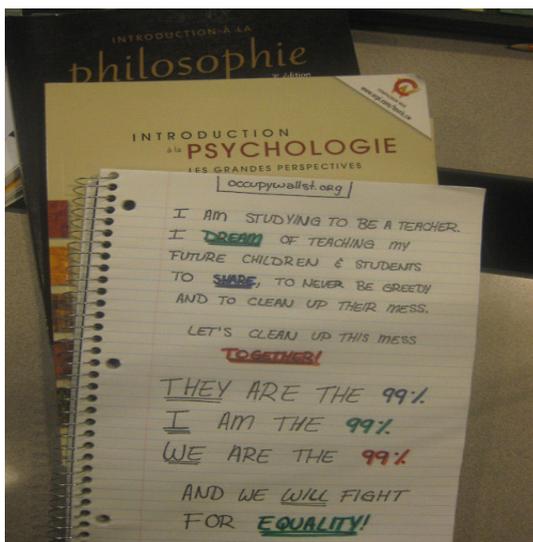
正如 2006 年克里斯·哈曼在他的《僵尸资本主义》中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的金融化使得美国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无法弥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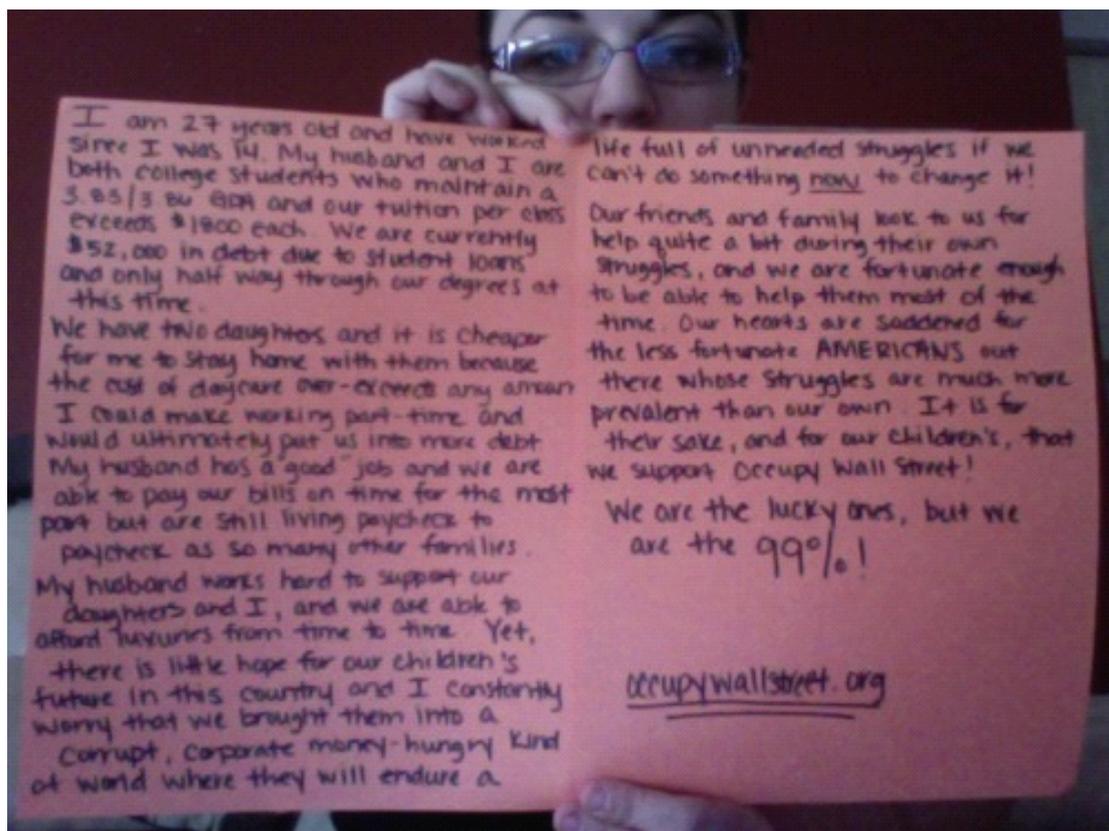
占领华尔街运动可能改变不了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但无论如何，它都将在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兴衰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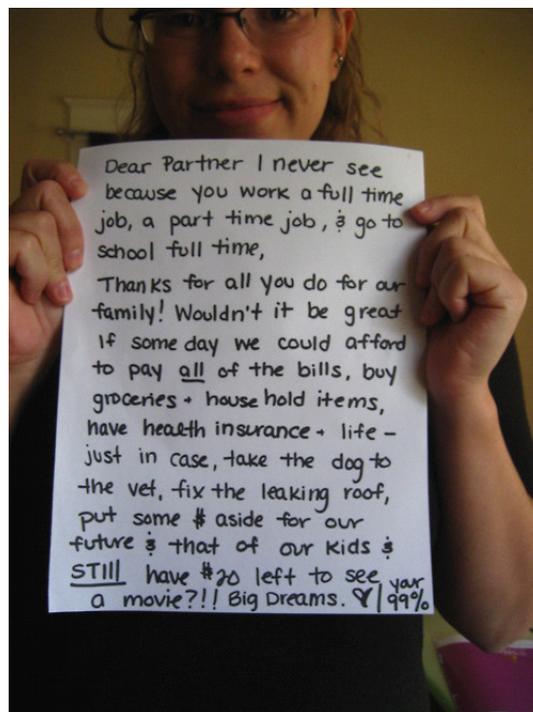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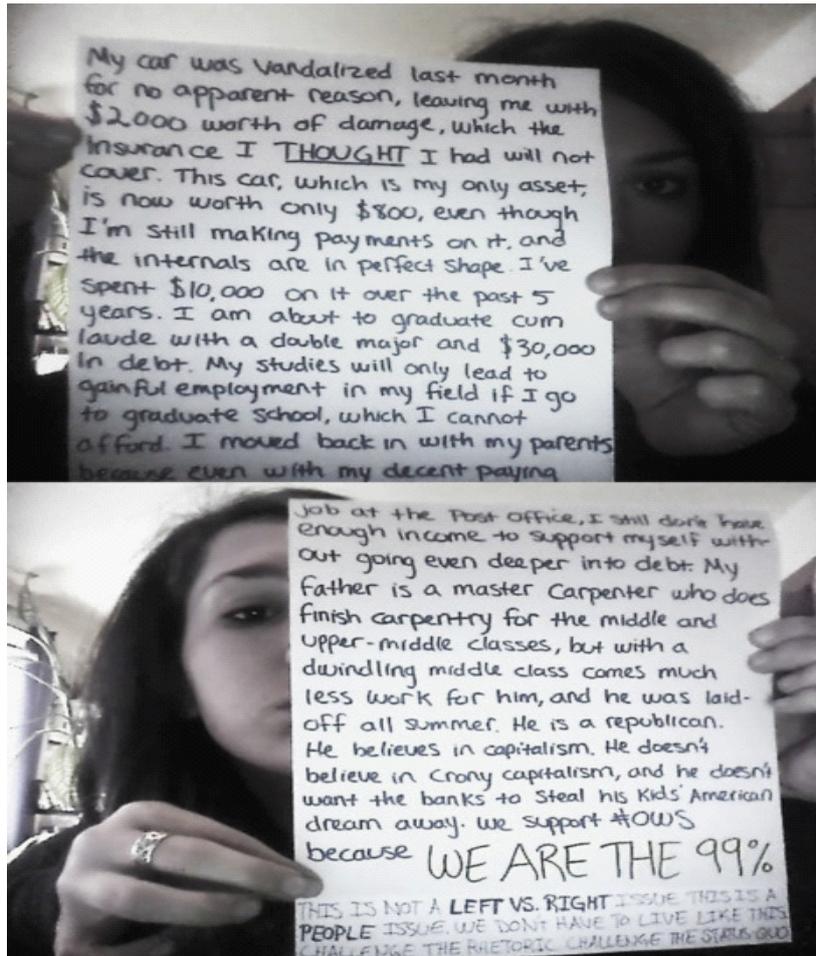
五、99%与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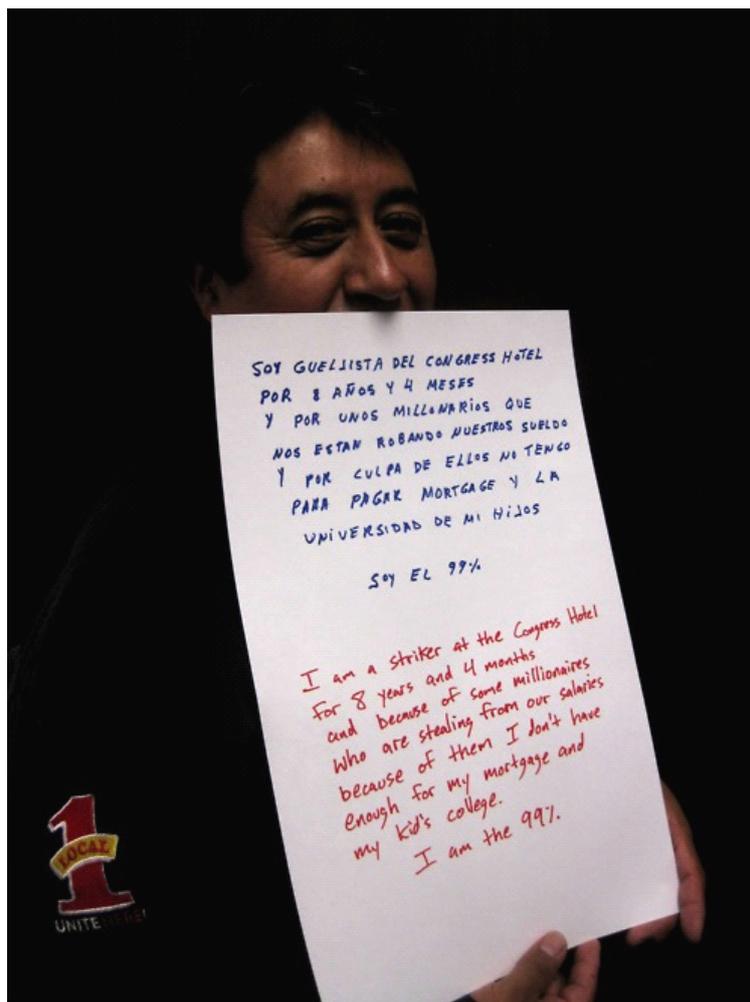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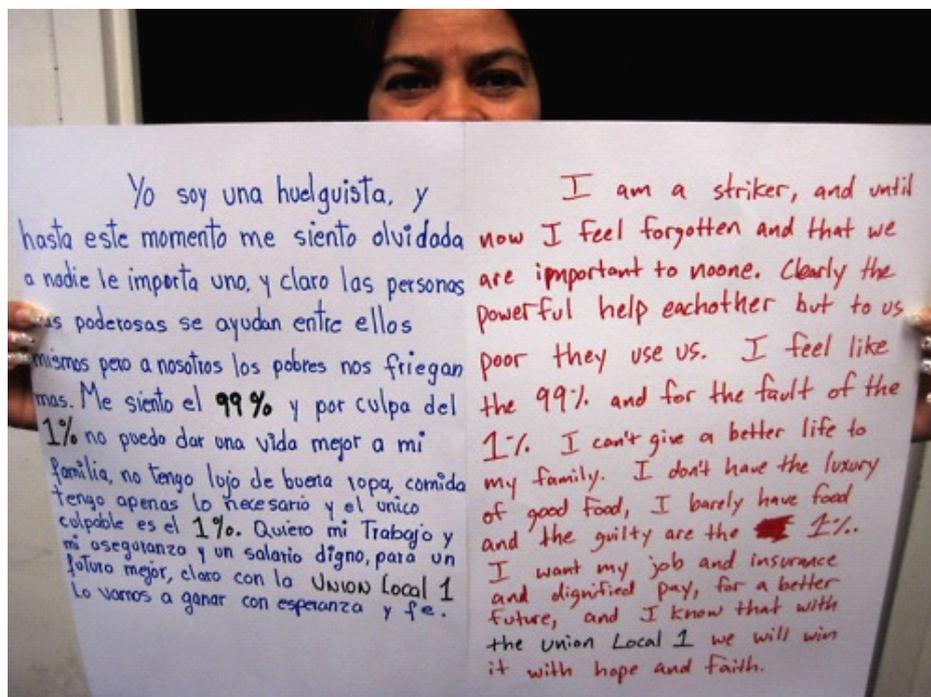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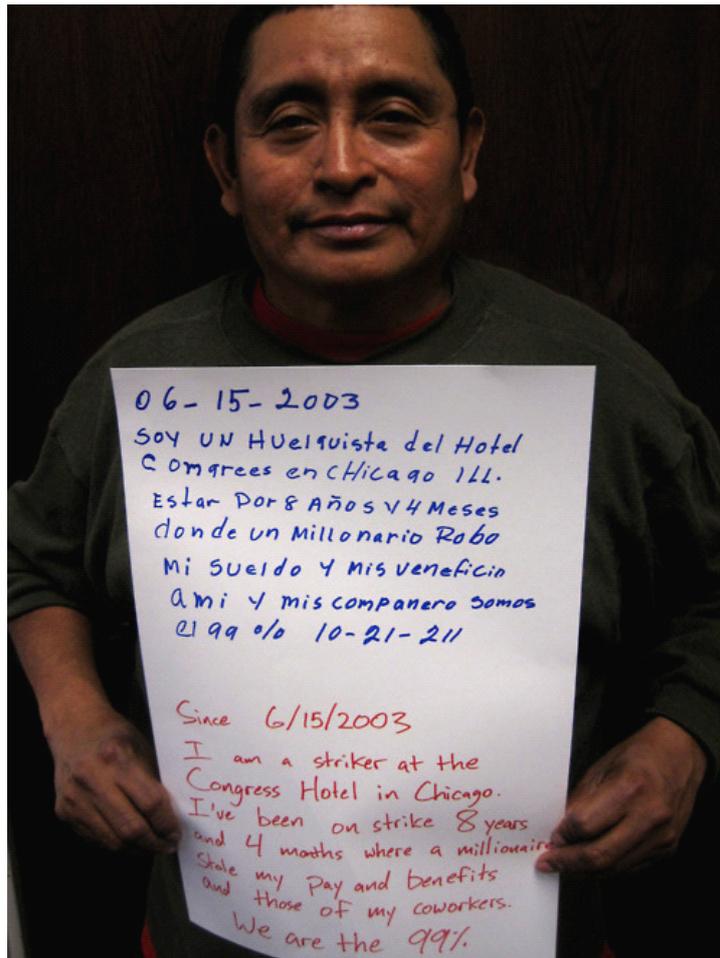
在活动的官网上，一份有关活动的关键声明中这样表述：“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我们 99%的人不能再继续容忍 1%人的贪婪与腐败”。99%与 1%的人群的鲜明对比是这场运动的最大热点。下面现看看 99%的人群是如何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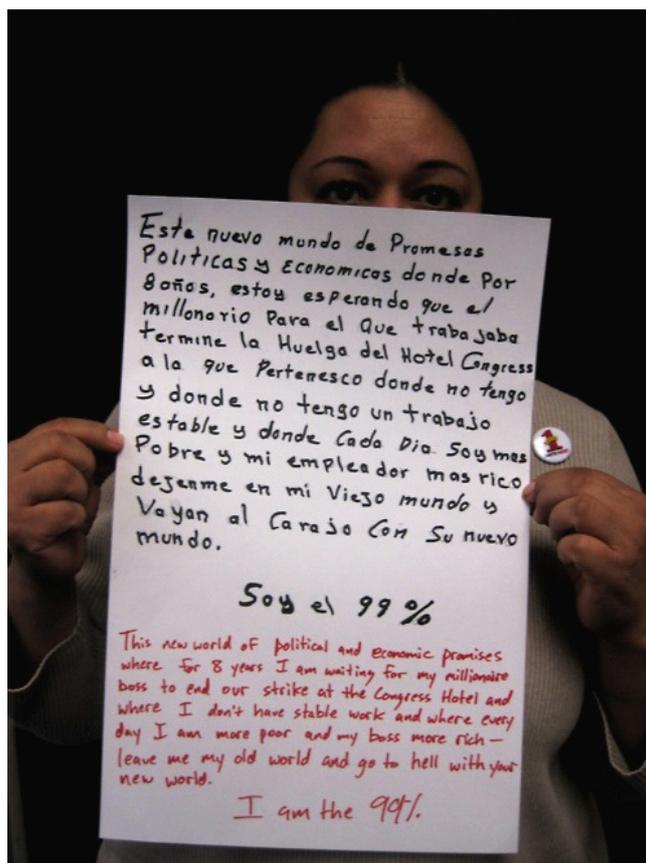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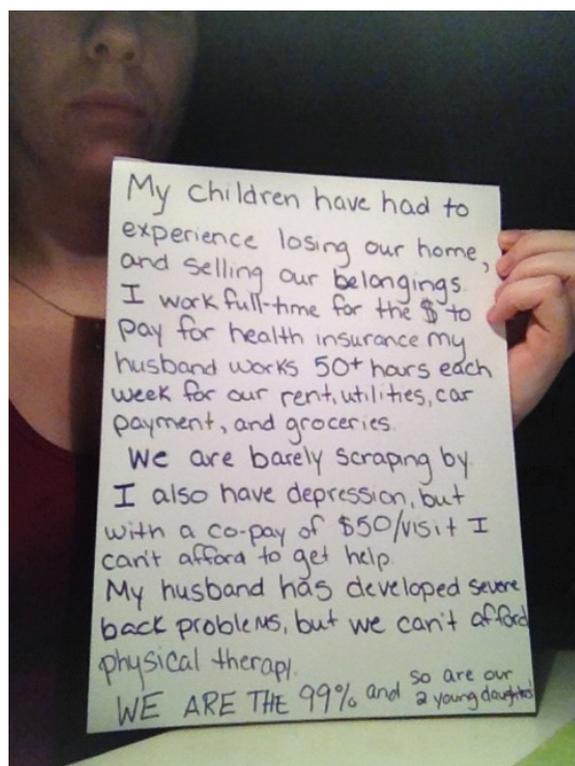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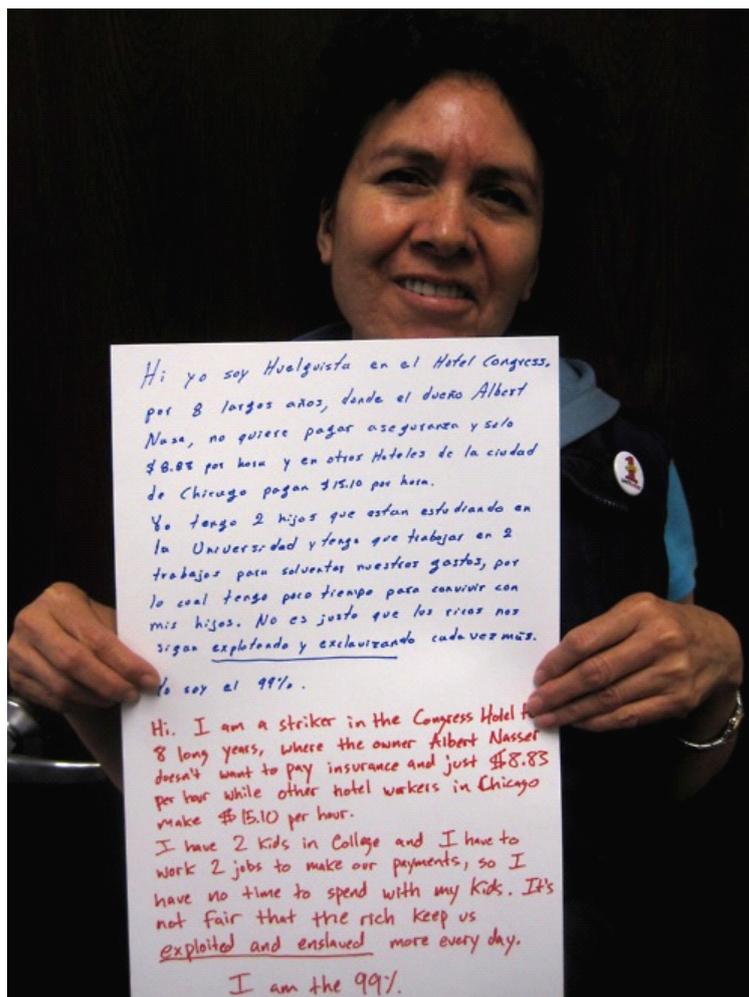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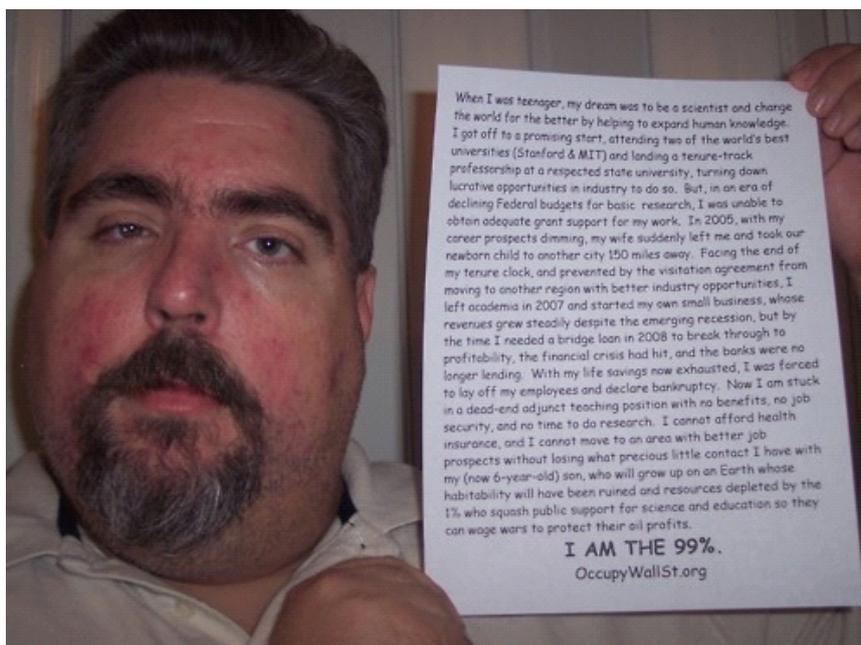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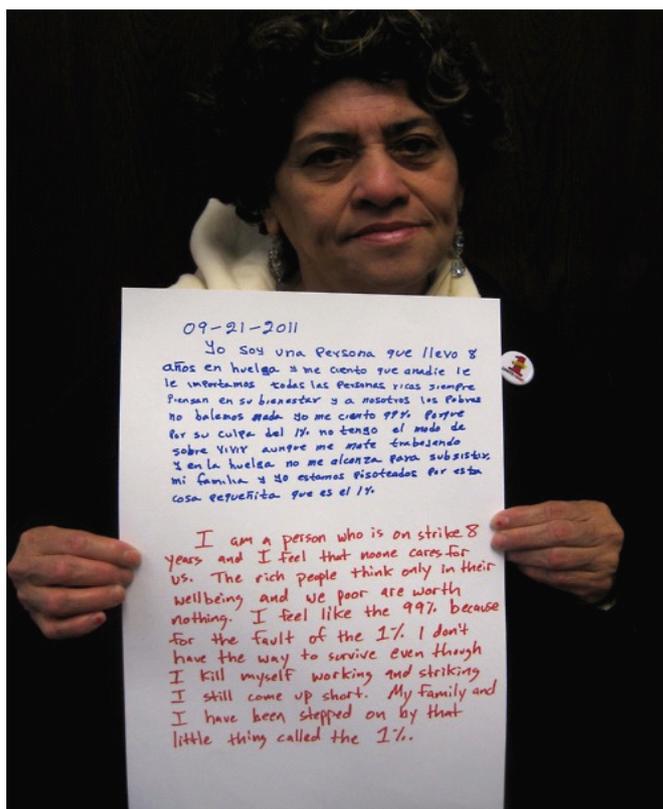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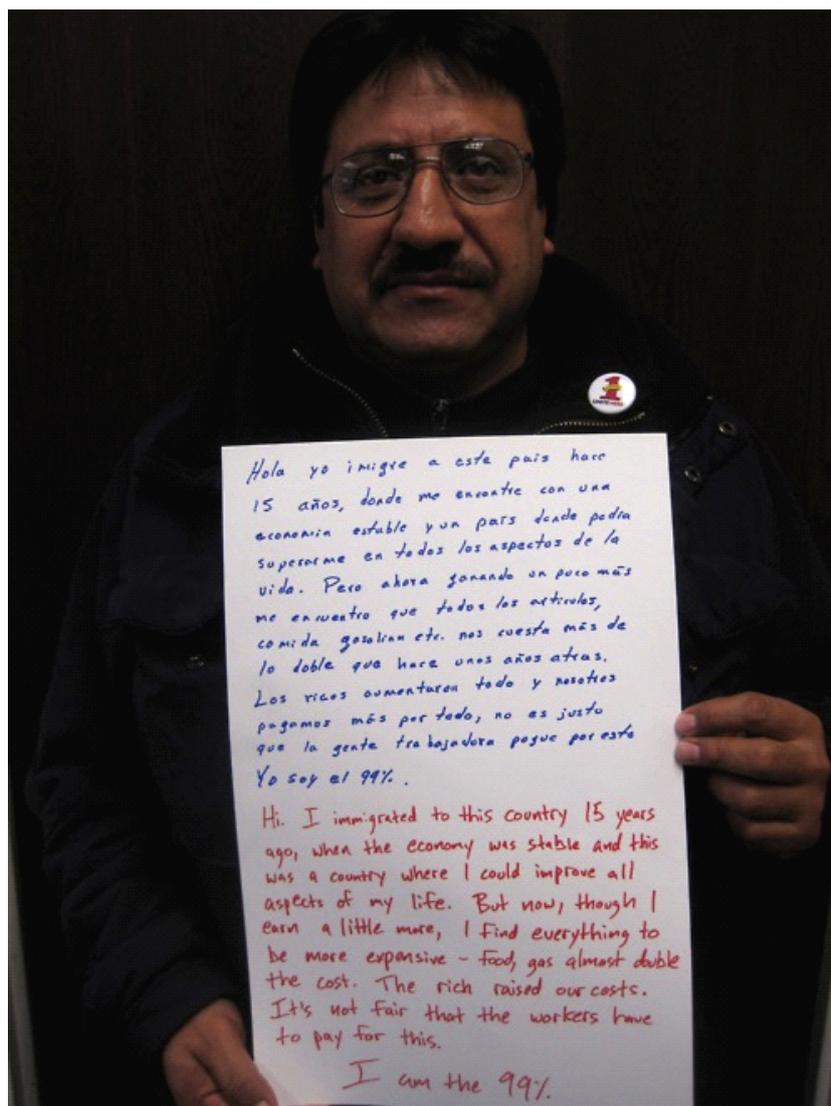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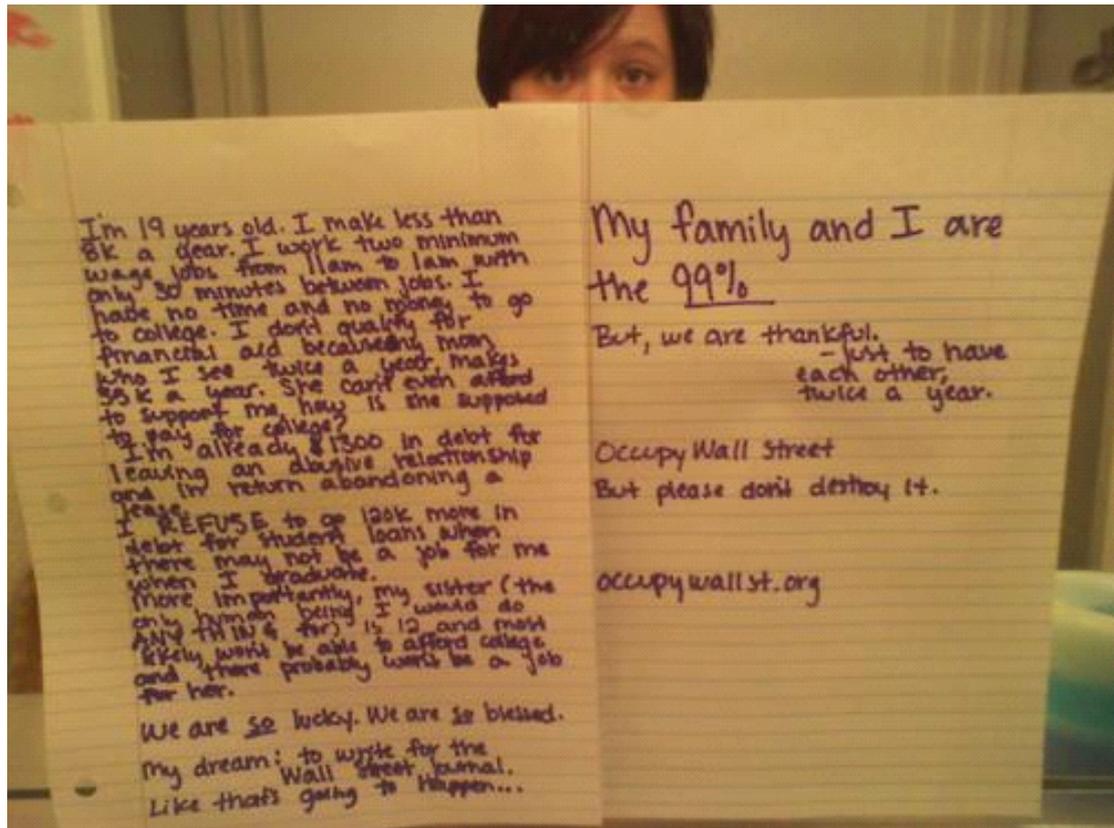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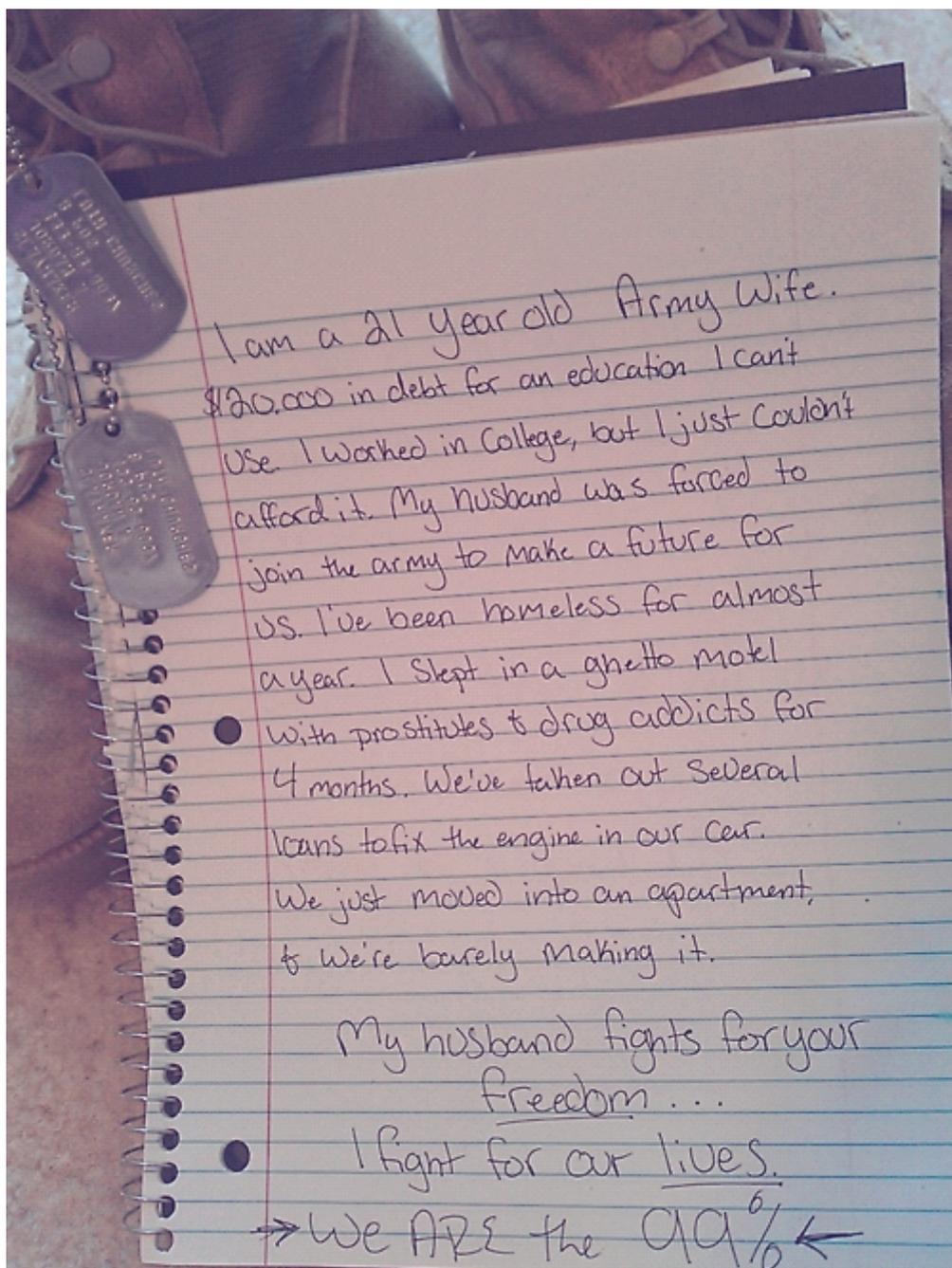
Hi yo soy Huelguista en el Hotel Congress.
por 8 largos años, donde el dueño Albert
Nasser, no quiere pagar seguro y solo
\$8.85 por hora y en otros Hoteles de la ciudad
de Chicago pagan \$15.10 por hora.
Yo tengo 2 hijos que están estudiando en
la Universidad y tengo que trabajar en 2
trabajos para solventar nuestros gastos, por
lo cual tengo poco tiempo para convivir con
mis hijos. No es justo que los ricos nos
sigan explotando y esclavizando cada vez más.
Yo soy el 99%.

Hi. I am a striker in the Congress Hotel for
8 long years, where the owner Albert Nasser
doesn't want to pay insurance and just \$8.85
per hour while other hotel workers in Chicago
make \$15.10 per hour.
I have 2 kids in College and I have to
work 2 jobs to make our payments, so I
have no time to spend with my kids. It's
not fair that the rich keep us
exploited and enslaved more every day.
I am the 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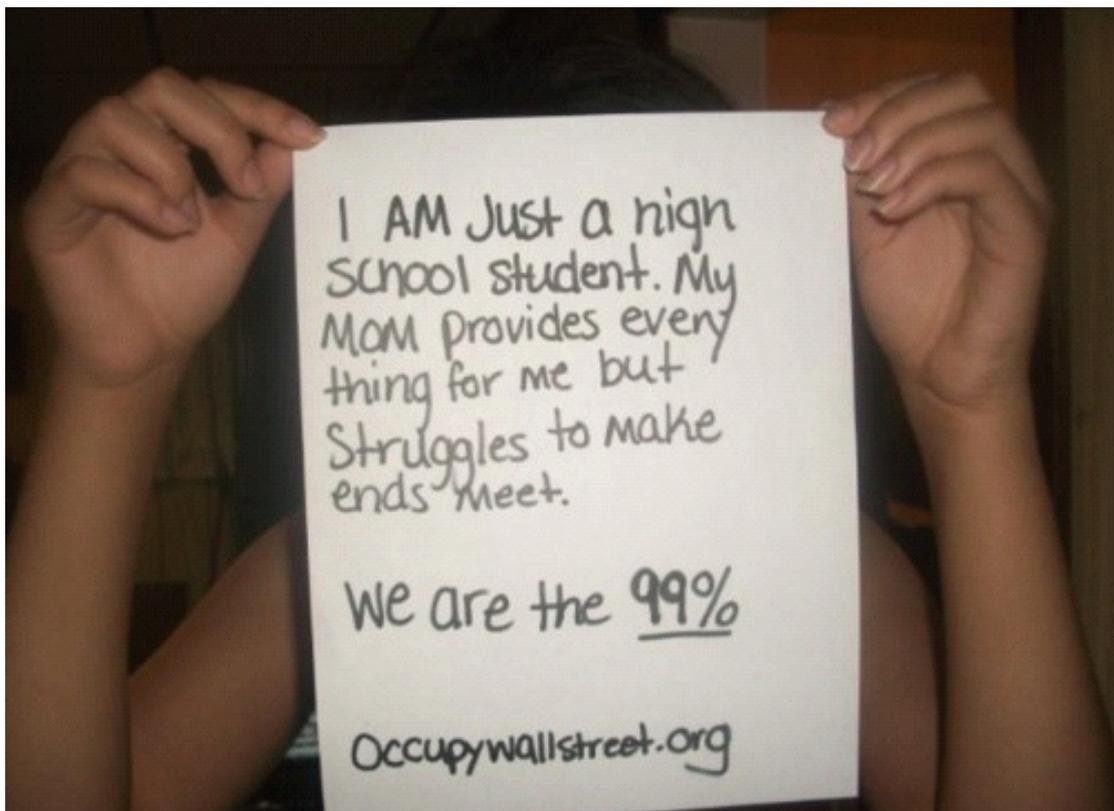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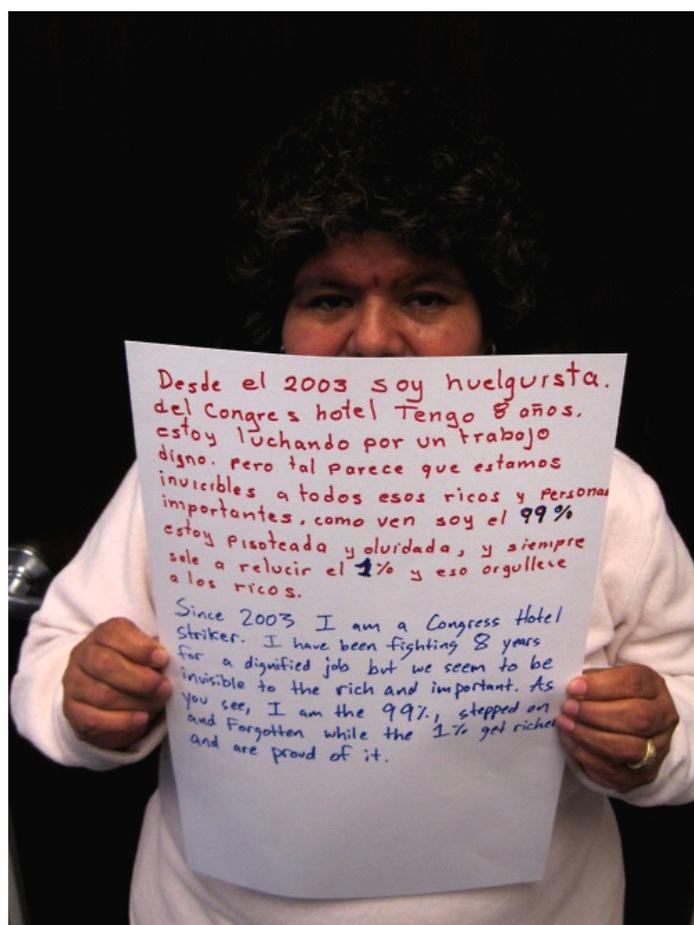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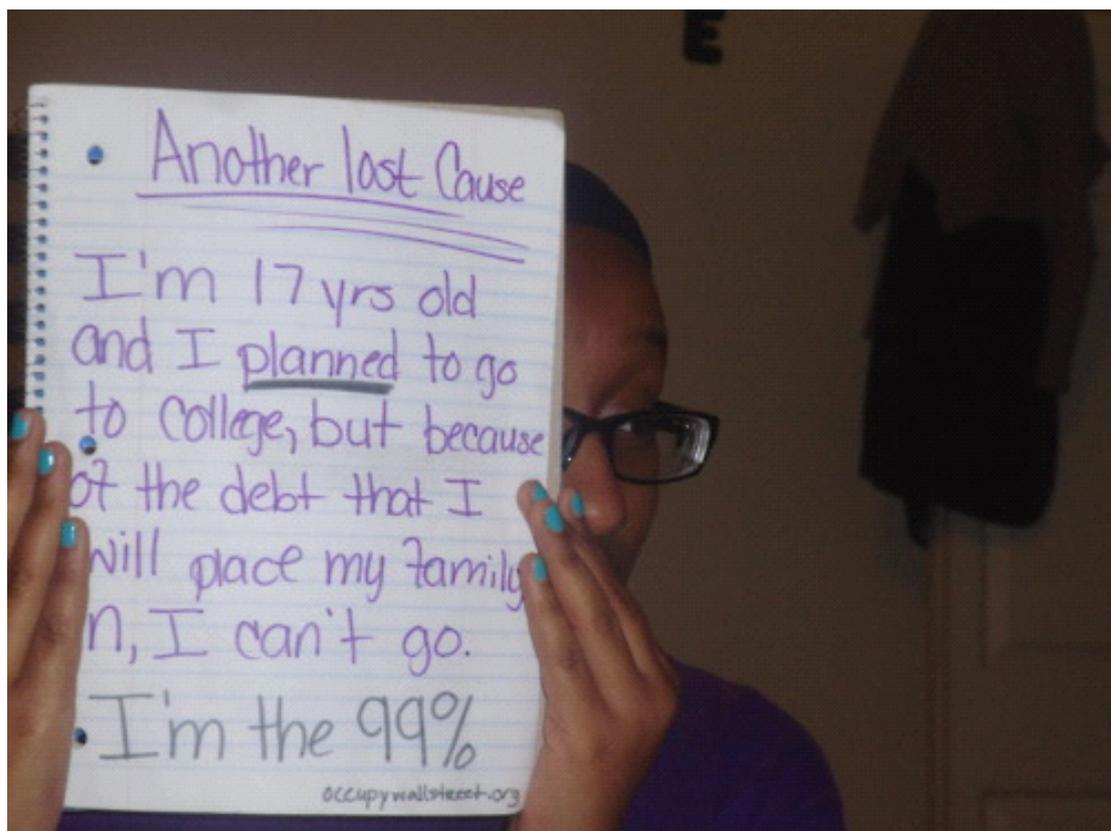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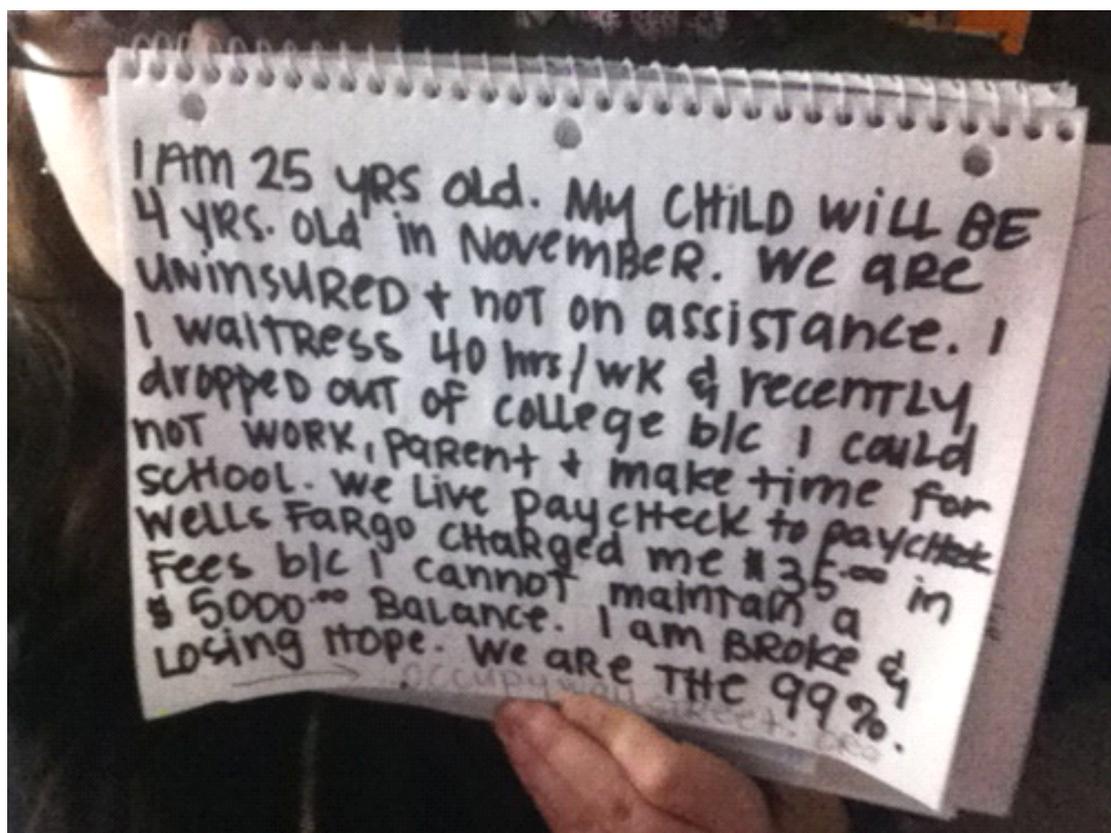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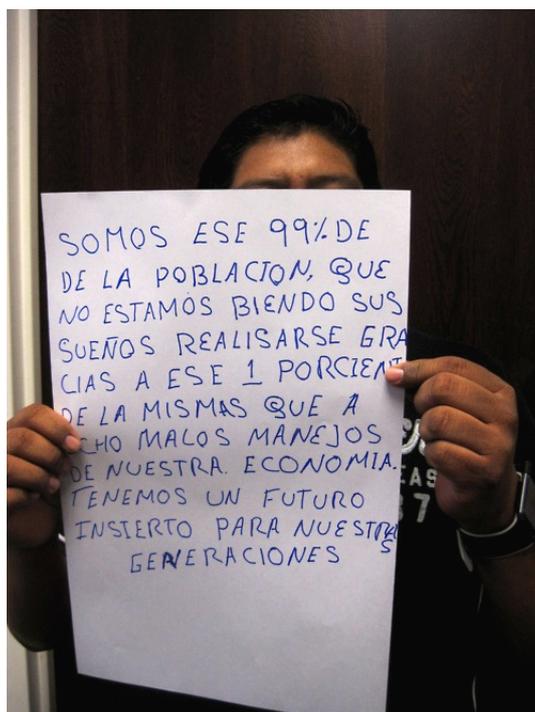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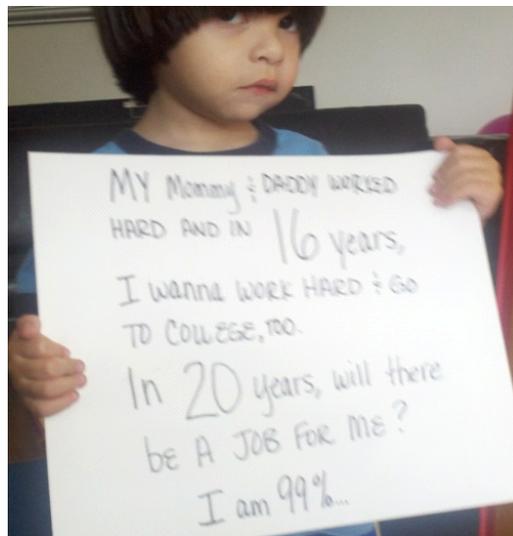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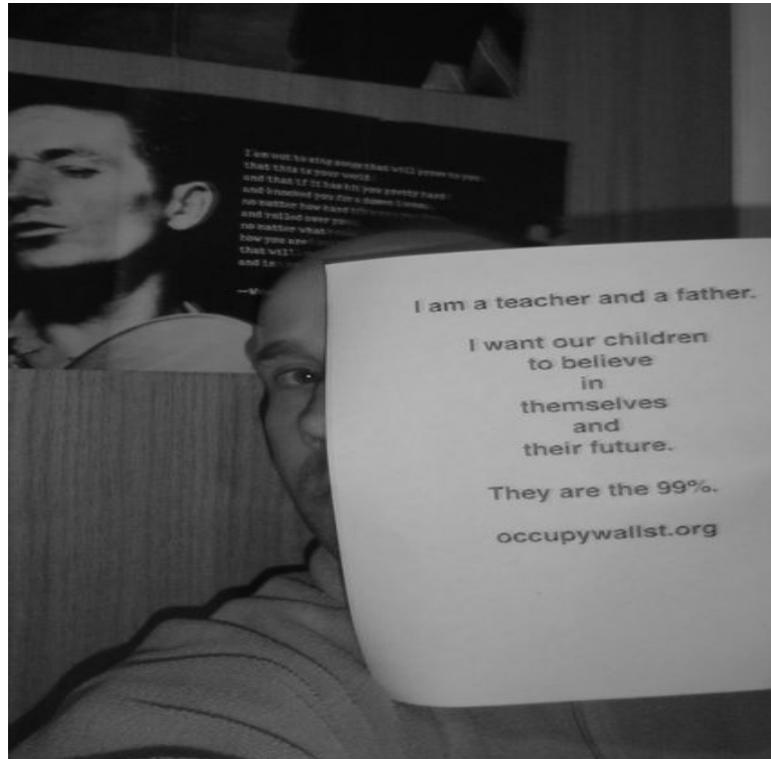
I AM A CHILD OF
DEBT, BORN INTO
IT, I WILL DIE IN
IT.
I AM THE 99%.
OCCUPYWALLST.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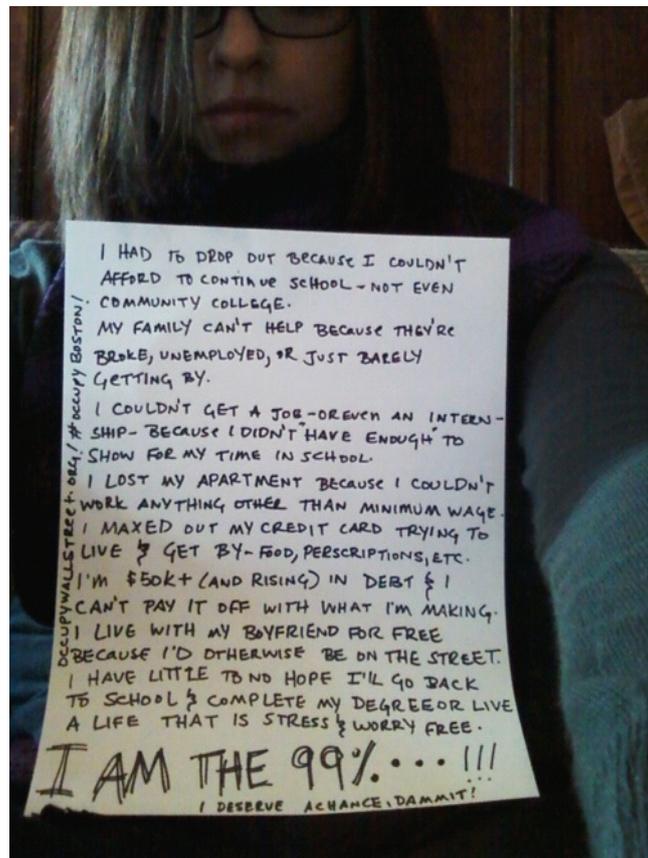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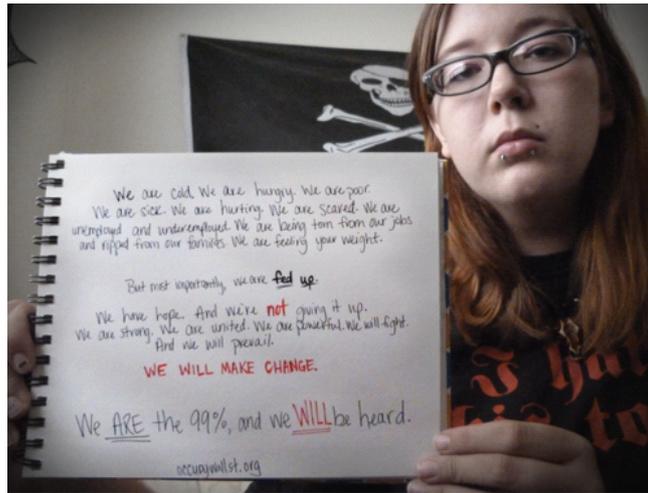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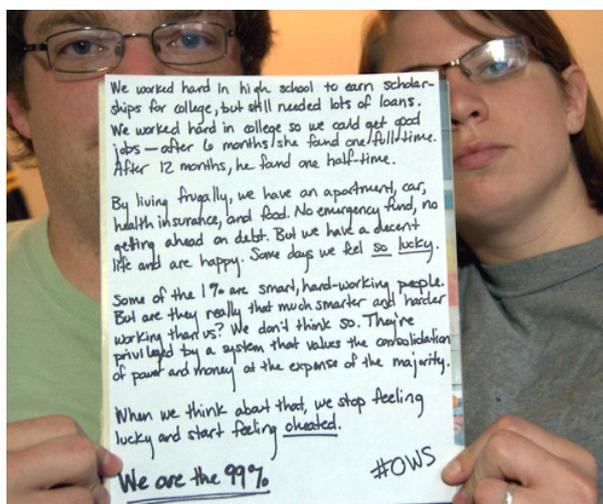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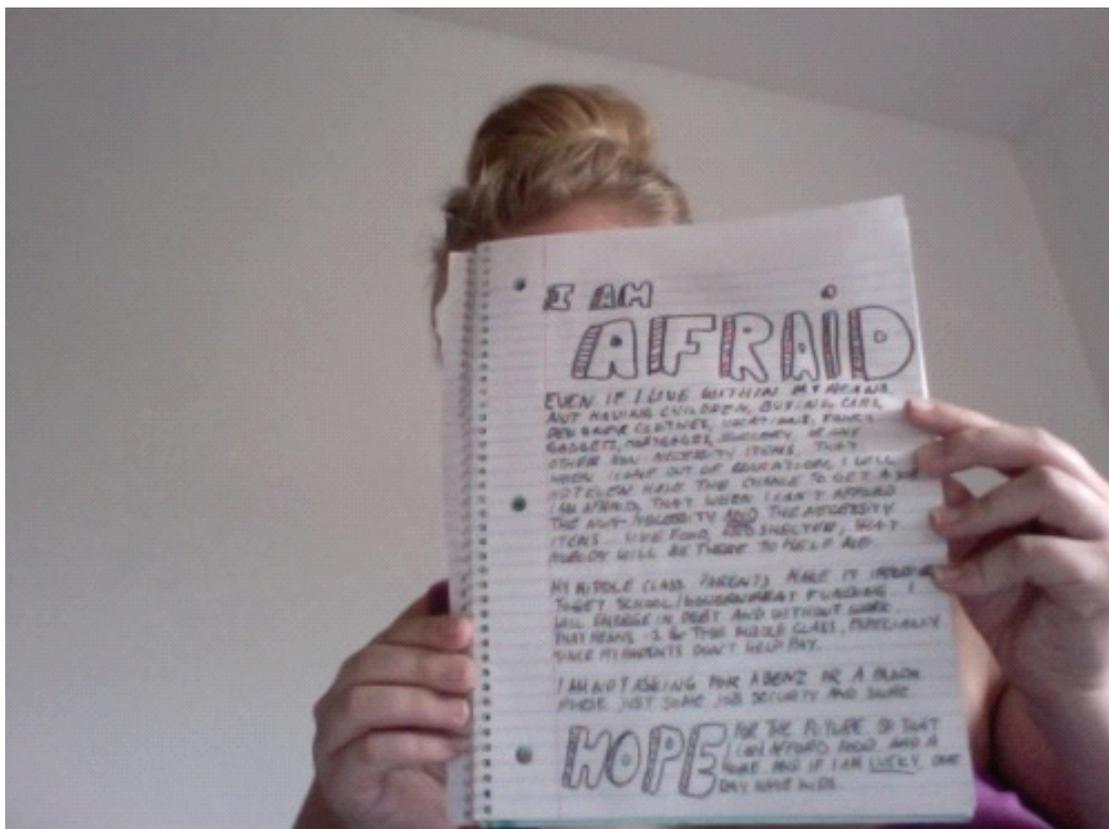
I AM Just a high
School student. My
MOM provides every
thing for me but
Struggles to make
ends meet.
We are the 99%
Occupywallstreet.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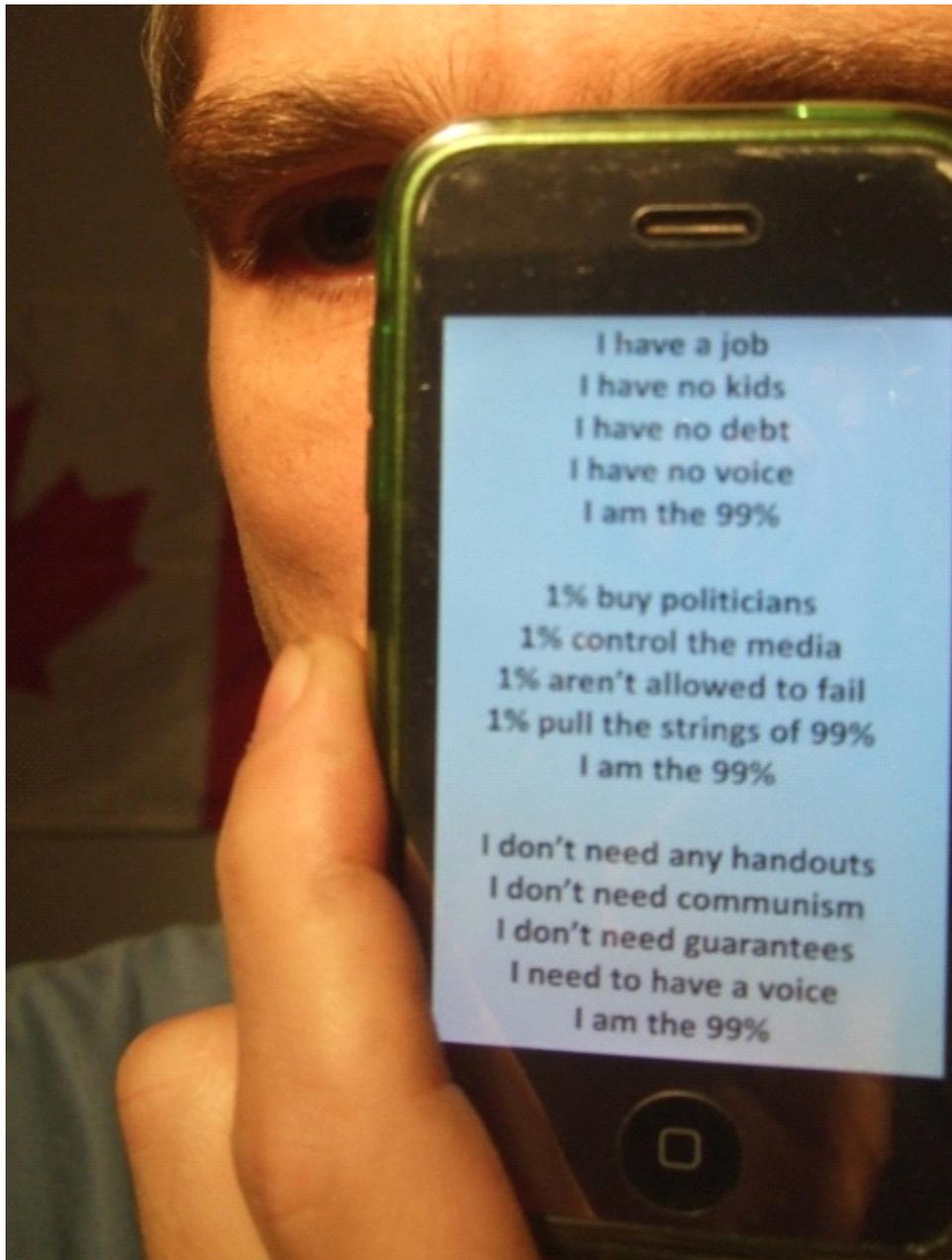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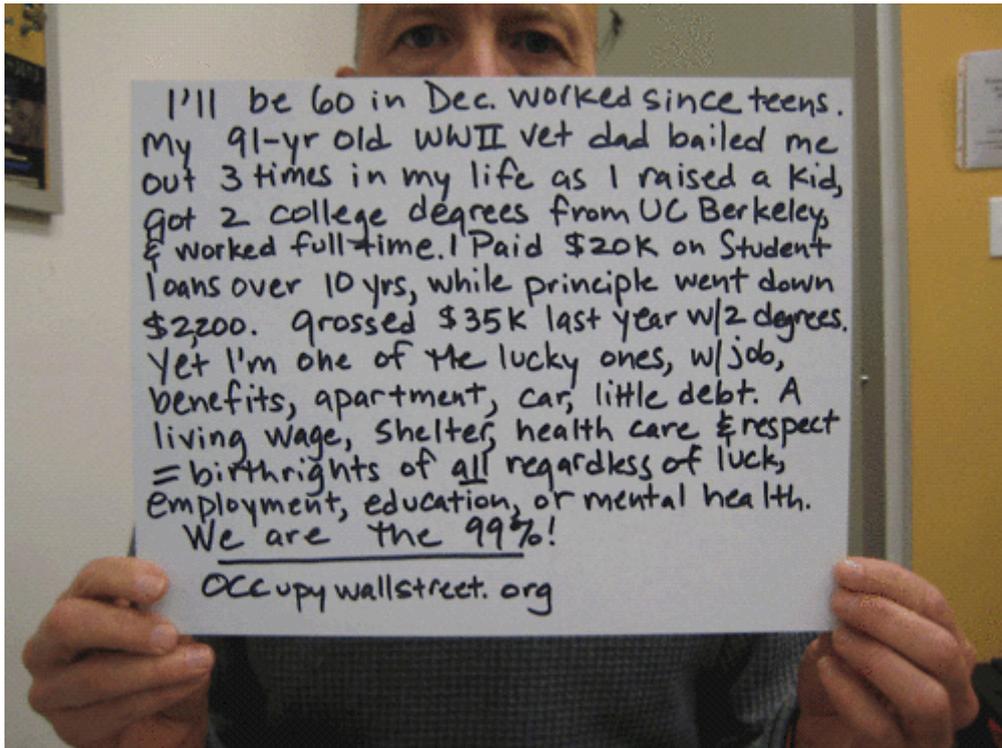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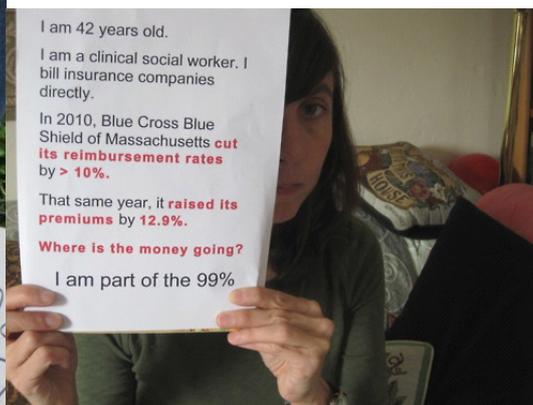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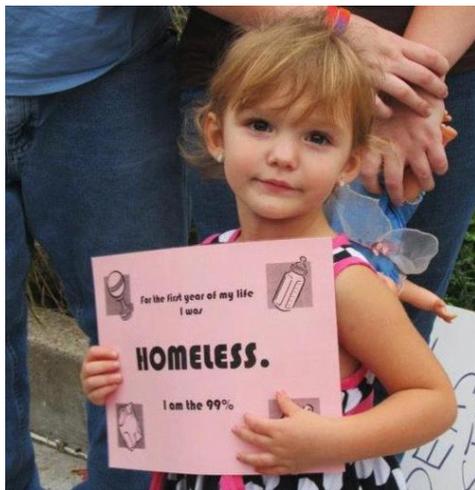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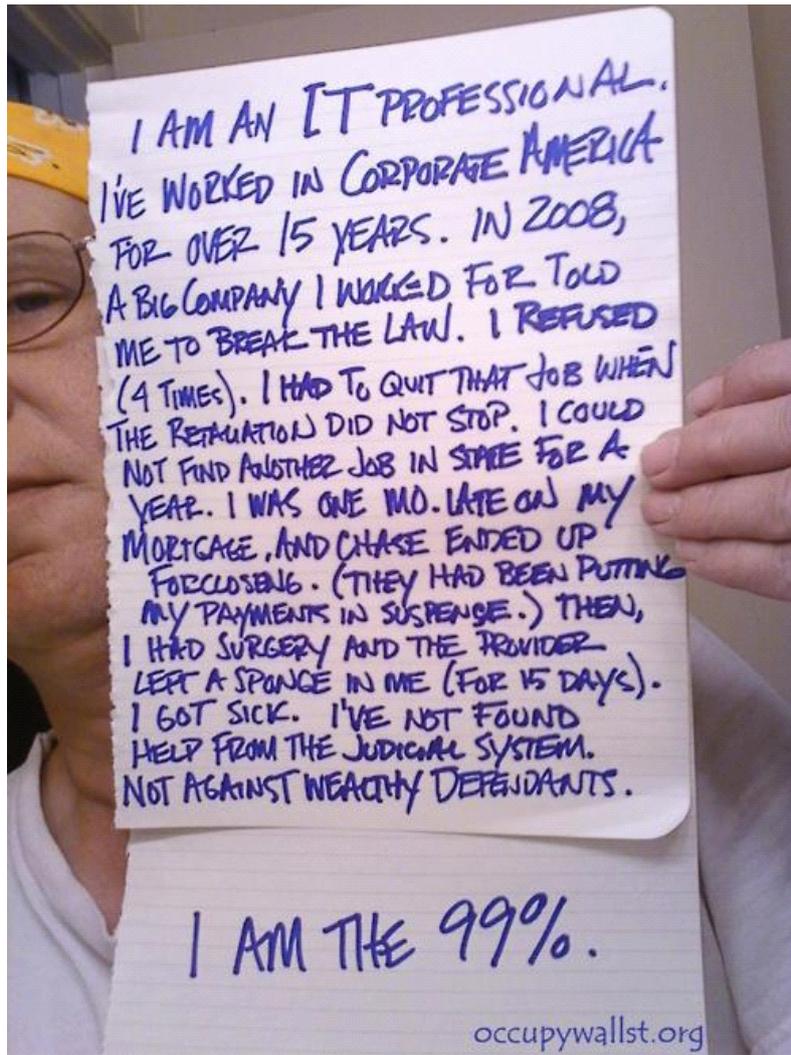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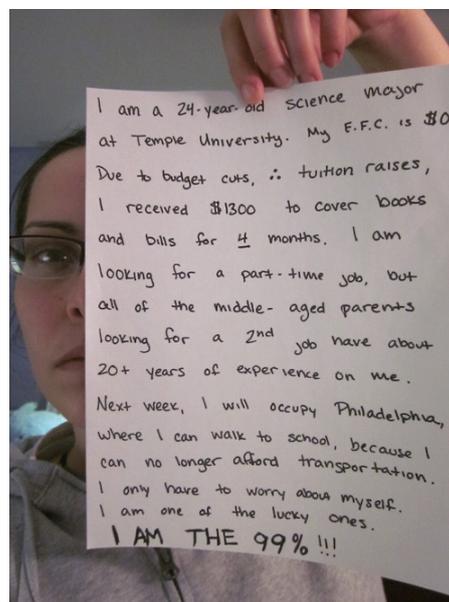






I AM 33, WAS A small business owner and a college graduate. My business closed in 2010 because of the economy and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reopen or find a job in my field. My wife's income isn't enough to pay our bills but we make too much to get any state or federal assistance. \$1,600 a month, that's how much she makes at her job. She is a college graduate and can not find a job in her field so she is just working to keep us afloat. We have \$40,000 in student loans, we have no health care. We worked hard, we got degrees. We did what we were told to do to have a future, yet there is no future in sight. I was a job creator, now I'm unemployed

WE ARE THE 99%
OCCUPY WALL ST. ORG.





以上便是“占领华尔街”官网上，民众自发的写下自己的经历，并拍下照片，令看到者无不触目惊心。下面引用一篇斯蒂格利茨的评论文章：1%有，1%治，1%享，标题挪用了林肯的名句--民有民治民享，极大地讽刺了美国社会经济政治不平等的现实，以下是全文：

对已经发生的事视而不见，那是没有用的。现在，身居美国财富金字塔顶端的1%人口每年收入占全国总收入将近四分之一。若以所拥有的财富而论，这1%人口所控制比例达40%。而在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2%和33%。对此有人表示，是独创性和干劲给这些人带来了财富，并主张说二十多年来所有人的生活都已水涨船高。

这种观点是具有误导性的。过去10年来，上层1%人群的收入激增18%，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而对于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来说，收入的下降尤其明显--光是在过去25年里，就下降了12%。最近几十年来所有的经济增长，还有其他好处，都流向了金字塔顶端的人群。在收入平等方面，美国落后于小布什曾经嘲笑过的“老旧”、“僵化”的欧洲国家，这方面可与美国比肩的是存在寡头政治的俄罗斯，还有伊朗。拉丁美洲许多过去以收入不平等著称的国家--如巴西--最近几年都急速发展，成功地改善了穷人的困境，缩小了收入差距，而美国却让不平等状况加剧。很久以前，经济学家就试图证明巨大的收入不平等是正当的。19世纪中期，美国深为这种情况困扰时(虽然与现在相比，那时的差距只是小菜一碟)，他们就提出了“边际生产力理论”，将高收入者与更高的生产力、对社会有更大贡献联系在一起。富人一直深爱这种理论。

然而，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种理论站得住脚。过去三年来，造成经济危机的那些公司高管对社会及自己公司的贡献主要是负面的，然而他们至今仍领取着大笔“绩效奖金”。有时连他们所属的公司也觉得“绩效奖金”之名令人尴尬，改称“留才红利”，虽然它们唯一留住的是这些人糟糕的业绩。与这些把全球经济拖到毁灭边缘的人相比，那些给社会真正做出贡献的人--包括遗传研究先锋和信息时

代领航者--所获取的报酬简直是微不足道。

对于这种状况，一些人耸耸肩，一笑了之。这个人赚了，那个人亏了，那又怎么样呢？他们说，现在重要的不是如何分配蛋糕，而是蛋糕的尺寸有多大。这种观点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一个大部分市民年复一年境况越来越糟糕的经济体--亦即美国这样的经济体--长期来说也不可能表现得很好。理由如下：

首先，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其实是另外一件事的外部表现，那就是机遇的减少。无论何时，只要机遇的平等在减少，这就意味着我们未能以最有效方式使用最有价值的资产--人；其次，很多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不当做法--比如鼓励垄断、偏向特殊利益集体的税收政策--都会降低经济效益。而新的不平等还导致新的错误，使经济效益进一步降低。仅举一例：许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受丰厚收入吸引进入金融行业，而不是进入更符合他们兴趣、更有利于发挥他们的才华、更能塑造健康经济的领域工作；第三点，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代经济要求“集体行动”--它需要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教育和技术。政府资助的研究引领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促进了公共健康等领域的飞速发展，美国和世界各国都从中受益匪浅。但长期以来，美国便饱受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各级教育投资不足之苦(看看我们的高速公路、桥梁、铁路和机场吧)，接下来这些领域的预算还要被大幅削减。

这些现象的发生丝毫不足为奇--当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极为不平衡时，这一切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一个社会在财富分配方面差距越大，用于公共需要的财富数量就会越少。富人无须依靠政府建的公园，政府办的教育、医疗和个人安保机构，他们可以用钱买到这一切。在此过程中，他们离普通人越来越远，对于

普通人曾有的同情也随之淡化。他们也不喜欢大政府--因为大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来调整这种不平衡，拿走他们部分财富，以投资于公共需求。他们可能会对美国现有政府颇有怨言，但事实上他们还是挺喜欢它的：囿于条条框框无法实现再分配，各部门意见分歧，除了减税，什么事也做不成。

经济学家不知如何充分解释美国出现的收入日益不平等现象。普通的供需原理肯定在其中扮演了一定角色：可以节省劳力的技术令很多蓝领、中产劳动者失去工作机会，全球化浪潮则创造了一个世界性的劳动力市场，迫使昂贵的美国非熟练工与廉价的海外非熟练工竞争。社会变化也起到一定作用--比如说工会的衰退，过去美国三分之一的工人加入工会，现在只有大约 12%。

但是，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收入不平等，一个主要原因是：金字塔顶端的 1% 人群希望事情变成这样。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税收政策。

富人们很大一部分财富来自资本收益，而降低资本收益税率让最富有的美国人几乎可以坐享其成。垄断和类垄断经营一直是大亨们的收入来源之一，从 20 世纪初的洛克菲勒到 20 世纪末的比尔·盖茨，莫不如此。而反托拉斯法规执行不力(特别是在共和党执政时期)，对金字塔顶端人群来说是天赐之福。今日之收入不平等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金融系统的操纵，辅以监管规则的变化(均由金融业出资推动，这是他们最好的投资之一)。政府以近乎为零的利率，将钱借给金融机构，当他们失败时又提供慷慨的救市资金，条款极为优厚。对于该行业的不透明和利益冲突，监管者则视而不见。

细看美国上层 1% 人群所控制的财富规模，简直可以说扩大收入差距乃现代美国一大成就--当初我们在这方面远远落后，可是现在位居世界前列。目前看

来，未来数年中，我们还将继续巩固这种“优势”，因为财富会带来权力，而权力则将带来更多财富。在不久前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最高法院取消了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影响选举结果的限制，为企业出钱收买政府大开方便之门。在今日之美国，富豪与政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几乎所有美国参议员，以及大部分众议员，以金字塔顶成员身份出任，靠金字塔顶的财富支持留任，在任时会卖力为这一人群服务，以便卸任后得到相应犒赏。行政部门贸易与经济政策方面的重要决策者亦基本来自这一人群。他们通过立法，禁止最大药品采购方--政府--在采购药品时议价，相当于给制药公司奉上价值万亿美元的大礼。除非为富人大幅减税，否则对穷人有利的税法就无法出台，对此你也不要大跌眼镜。鉴于塔尖人群所拥有的能量，政府这样运作，我们一点也不该感到惊奇。

收入不平等正扭曲着社会。大量事实证明，不少普通大众效仿塔尖 1% 人群的生活方式，消费超出自身承受能力。先富带动后富的“滴入式经济”也许只是一种狂想，但塔尖人群的行为方式倒是真的成功渗透到了下面。收入不平等极大地扭曲了我们的外交政策。塔尖 1% 人群很少去服兵役--志愿兵那点收入根本不能吸引有钱人的儿女，他们的爱国主义仅止于此。国家参战时，他们亦不会受到高税额的“勒索”：因为国家全用借来的钱支付这些费用。外交政策的定义本是平衡国家利益和国家资源。但掌权的 1% 人群因为从不付出任何代价，所谓平衡和限制的概念有时和实际差得很远。于是美国经常冒不必要的风险，企业和合同商则跟着逐利。同样，经济全球化规则也是为富人而设计的：它们鼓励国家之间的商业竞争，这会导致对企业降税，减少健康和环保方面的投入，破坏过去被视为核心价值的劳工权利。

假如这些规则鼓励国家之间的劳动力竞争，结果将会怎样？各国政府会争着保障经济环境稳定，降低对普通工薪阶层的征税，提供好的教育和清洁的环境，这些都是劳动者关心的，塔尖的 1% 人群才不在乎这些。

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以为自己不需要关心这些。塔尖 1% 人群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最大后果就是侵蚀了人们对美国公民身份感的认同，让普通人不再相信公平竞争、机会平等和社区意识。美国向来以社会高度公平为傲，宣扬人人都有机会，但统计学数据却证明了另外一个事实：美国穷人，甚至是中产阶级，挤进上流社会的机会远比许多欧洲国家要小。现实的牌局对他们不利。最近中东动荡，正是因为人们不满于体制不公，认为没有出头的希望，食品价格上涨和年轻人失业率高企只是导火线。眼下美国年轻人失业率达到将近 20%（在一些地方和族群中甚至达到 40%），六分之一的美国人想得到一份全职工作而不能，七分之一的美国人要靠食品券生活，大量证据表明，好处全部留在上层，并未“滴流”到下面，惠及其他人群。这不可避免地导致疏离感--上次大选中，二十多岁人群的参选率约在 21%，与失业率相当。

最近数周，在中东一些国家，数百万人涌上街头，抗议糟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一些政权被推翻。该地区其他统治家族也正紧张地躲在空调房里，观望形势--下一个会是自己吗？他们的担心是对的。这些社会有一些共同点：一小部分人群--不到 1%--控制了绝大部分的财富，而且财富是权力的决定性力量，种种腐败已成痼疾，渗入日常生活，此外富人常常极力阻挠有利民生的政策的实施。

看着别国街头的乱象，我们该扪心自问：什么时候会轮到美国？在很多重

要的方面，美国正变得跟这些遥远的、动荡的国家一样。

六、总编解读

1. “占领华尔街”活动主要成因是美国经济社会存在的诸如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等诸多问题，其日益膨胀的金融产业发展到今天，已经日益成为金融寡头掠夺社会财富，加剧社会不公；

2. “We are 99%”，控诉了1%的寡头贪婪无度，腐败透顶，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而99%的大众付出了大量的劳力，而生活日益艰难。

3.没有纲领，没有明确的诉求目标，是一场示威活动，更像是一场聚会。“对于占领华尔街这一事件，我们认为应理性看待。事件的发生固然反映了但是这不是一场暴力革命，也难以动摇美国的政治经济基础。

4. “占领华尔街”活动的积极意义还在于将社会的焦点由1%的所谓精英层更多地投射到普通人的生活，让社会听到更多来自于底层弱势群体的声音，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到99%的大众和我们一样辛勤工作而生活艰难，也让政策制定者更多的反思背后的体制原因。”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而对比今日中国之现状，有过之而无不及，潜藏的“占领****”的力量将更加值得为政者警醒。